



五禮通考



五





五禮通考卷第十一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惠田編輯按察司副使元和宋

李太保總督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貢士吳江顧

吉禮十一

圜丘祀天

舊唐書肅宗本紀乾元元年四月甲寅上親享九廟遂
有事於圜丘翌日御丹鳳門大赦天下六月巳酉初
置太乙神壇于圜丘是日命宰相王璵攝行祠事
唐書肅宗本紀上元二年九月去上元號稱元年以十
一月為歲首月以斗所建辰為名元年建丑月辛亥有
事于南郊

冊府元龜元年建子月詔曰皇王符瑞應協于靈祇典
禮廢興式存于禋告頃以三代正朔所尚不同百王微



四百七十一
號無聞異稱顧茲薄德思創常規爰因行慶之日將務
惟新之典而建元立制冊命曆符受于天地祖宗申于
百辟卿士今既循諸古法讓彼虛名革故之宜已宣于
臣下昭報之旨未展于郊廟因時備禮擇日陳誠宜取
來月一日祭圜丘及太乙壇建丑月辛亥朔拜南郊祭
太乙壇禮畢還宮

唐書代宗本紀廣德二年二月乙亥有事于南郊

圖書集成代宗廣德二年有事南郊從獨孤及議卒以
太祖配天

舊唐書禮儀志天寶十載五月己酉前郊祭天地以高祖
神堯皇帝配座寶應元年杜鴻漸為太常卿禮儀使員
外郎薛頡歸崇敬等議以神堯為受命之主非始封之
君不得為太祖以配天地太祖景皇帝始受封于唐即

殷之契周之后稷也請以太祖景皇帝郊祀配天地告
請宗廟亦太祖景皇帝酌獻諫議大夫黎幹議以太祖
景皇帝非受命之君不合配享天地二年五月幹進議
狀為十詰十難曰歸崇敬薛頡等稱禘謂冬至祭天于
圜丘周人則以遠祖帝嚳配臣幹詰曰國語曰有虞氏
夏后氏俱禘黃帝商人禘舜周人禘嚳俱不言祭昊天
于圜丘一也詩商頌曰長發大禘也又不言祭昊天于
圜丘二也詩周頌曰雍禘太祖也又不言祭昊天于圜
丘三也禮記祭法曰有虞氏夏后氏俱禘黃帝殷人周
人俱禘嚳又不言祭昊天于圜丘四也禮記大傳曰不
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不言祭
昊天于圜丘五也爾雅釋文曰禘大祭也又不言祭昊
天于圜丘六也家語云凡四代帝王之所郊皆以配天

五音九
也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也又不言祭昊天于圜丘
七也盧植云禘祭名禘者帝也事尊明禘故曰禘又不
言祭昊天于圜丘八也王肅云禘謂于五年大祭之時
又不言祭昊天于圜丘九也郭璞云禘五年之大祭又
不言祭昊天于圜丘十也臣幹謂禘是五年宗廟之大
祭詩禮經傳文義昭然臣見禮記祭法及禮記大傳商
頌長發等三處鄭元注或稱祭昊天或云祭靈威仰臣
精詳典籍更無以禘爲祭昊天於圜丘及郊祭天者審
如禘是祭之最大則孔子說孝經爲萬代百王法稱周
公大孝何不言禘祀帝嚳於圜丘以配天而反言郊祀
后稷以配天是以五經俱無其說聖人所以不言輕議
大典亦何容易猶恐不悟今更作十難其一難曰周頌
雍禘祭太祖也鄭元箋云禘大祭太祖文王也商頌云

長發大禘也元又箋云大禘祭天也夫商周之頌其文
互說或云禘太祖或云大禘俱是五年宗廟之大祭詳
覽典籍更無異同惟鄭元箋長發乃稱是郊祭天詳元
之意因此商頌禘如大傳云大祭如春秋大事于太廟
爾雅禘大祭雖云大祭亦是宗廟之祭可得便稱祭天
乎若如所說大禘即云郊祭天稱禘即是祭宗廟又祭
法說虞夏商周禘黃帝與嚳大傳不王不禘禘上俱無
大字元何因復稱祭天乎又長發文亦不歌嚳與感生
帝故知長發之禘而非禘嚳及郊祭天明矣殷周五帝
之大祭羣經衆史及鴻儒碩學自古立言著論序之詳
矣俱無以禘爲祭天何棄周孔之法言獨取康成之小
注便欲違經非聖誣亂祀典謬哉其二難曰大傳稱禮
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

其太祖者此說王者則當禘其謂祭法虞夏殷周禘黃
帝及嚳不王則不禘所當禘其祖之所自出謂虞夏出
黃帝殷周出帝嚳以近祖配而祭之自出之祖既無宗
廟即是自外至者故同之天地神祇以祖配而祀之自
出之說非但於父在母亦然左傳子產云陳則我周之
自出此可得稱出於太微五帝乎故曰不王不禘王者
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也及諸侯之禘則降
於王者不得祭自出之祖只及太祖而已故曰諸侯及
其太祖此之謂也鄭元錯亂分禘爲三注祭法云禘謂
祭昊天於圜丘一也注左傳稱郊祭天以后稷配靈威
仰箋商頌又稱郊祭天二也注周頌云禘大祭大於四
時之祭而小於祫太祖謂文王三也禘是一祭元析之
爲三顛倒錯亂皆率胸臆曾無典據何足可憑其三難

曰虞夏殷周已前禘祖之所自出其義昭然自漢魏晉
已還千餘歲其禮遂闕又鄭元所說其言不經先儒棄
之未曾行用愚以爲錯亂之義廢棄之注不足以正大
典其四難曰所稱今三禮行於代者皆是鄭元之學請
據鄭學以明之曰雖云據鄭學今欲以景皇帝爲始祖
之廟以配天復與鄭議相乖何者王制云天子七廟元
云此周禮也七廟者太祖及文武之祧與親廟四也殷
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據鄭學夏不以絳及顓
頊昌意爲始祖昭然可知也而欲引稷契爲例其義又
異是爰稽邃古洎今無以人臣爲始祖者惟殷以契周
以稷夫稷契者皆天子元妃之子感神而生昔帝嚳次
妃簡狄有娥氏之女吞元鳥之卵因生契契長而佐禹
治水有大功舜乃命契作司徒百姓既和遂封於商故

詩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此之謂也后稷者其母有邠氏之女曰姜嫄爲帝嚳妃出野履巨跡歆然有孕生稷稷長而勤於稼穡堯聞舉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大功舜封於邠號曰后稷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履帝武敏歆居然生子即有邠家室此之謂也舜禹有天下稷契在其間量功比德抑其次也舜授職則播百穀敷五教禹讓功則平水土宅百揆故國語曰聖人之制祀也功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契爲司徒而人輯睦稷勤百穀而死皆居前代祀典子孫有天下得不尊而祖之乎其五難曰既尊鄭說小德配寡遂以后稷只配一帝尚不得全配五帝今以景皇帝特配昊天於鄭義可乎其六難曰衆難臣云上帝與五帝一也所引春官祀天旅上帝祀天旅四望旅訓衆則上帝

是五帝臣曰不然旅雖訓衆出於爾雅及爲祭名春官訓陳注有明文若如所言旅上帝便成五帝則季氏旅於泰山可得便是四鎮耶其七難曰所云據鄭學則景皇帝親盡廟主合祧却欲配祭天地錯亂祖宗夫始祖者經綸草昧體大則天所以正元氣廣大萬物之宗尊以長至陽氣萌動之始日俱祀於南郊也夫萬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日之始至也掃地而祭質也器用陶冶性也牲用犢誠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至尊至質不敢同於先祖禮也故白虎通曰祭天歲一者何天至尊至質事之不敢褻黷故因歲之陽氣始達而祭之今國家一歲四祭之黷莫大焉上帝五帝其祀遂闕怠亦甚矣黷與怠皆禮之失不可不知夫親有限祖有常聖人制禮君子不以情變易國家重光累聖歷祀百數豈不

知景皇帝始封于唐當時通儒議功德尊神堯克配
彼天崇太宗以配上帝神有定主爲日已久今欲黜神
堯配含樞紐以太宗配上帝則紫微五精上帝佐也以
子先父豈禮意乎非止神祇錯位亦以祖宗乖序何以
上稱皇天祖宗之意哉若夫神堯之功太宗之德格于
皇天上帝臣以爲郊祀宗祀無以加焉其八難曰欲以
景皇帝爲始祖既非造我區寓經綸草昧之主故非夏
始祖禹殷始祖契周始祖稷漢始祖高帝魏始祖武皇
帝晉始祖宣帝國家始祖神堯皇帝同功比德而忽昇
于宗祀園丘之上爲昊天匹曾謂園丘不如林放乎其
九難曰昨所言魏文帝不以武帝操爲始祖晉武帝炎
以宣帝懿爲始祖者夫孟德仲達者皆人傑也擁天下
之強兵挾漢魏之微主專制海內令行草偃服袞冕陳

軒懸天子決事於私第公卿列拜於道左名雖爲臣勢
實凌君後主因之而業帝前王由之而禪代子孫尊而
祖之不亦可乎其十難曰所引商周魏晉既不當矣則
景皇帝不爲始祖明矣我神堯拔出羣雄之中廓清隋
室拯生人于塗炭則夏虞之勲不足多成帝業於數年
之間則漢祖之功不足比夏以大禹爲始祖漢以高帝
爲始祖則我唐以神堯爲始祖法夏則漢於義何嫌今
欲革皇天之祀易太祖之廟事之大者莫大於斯曾無
按據一何寡陋不愧于心不畏于天乎以前奉詔令諸
司各據禮經定議者臣幹忝竊朝列官以諫爲名以直
見知以學見達不敢不罄竭以裨萬一昨十四日具以
議狀呈宰相宰相令朝臣與臣論難所難臣者以臣所
見獨異莫不騰辭飛辯競欲碎臣理鉗臣口剖析毫釐

分別異同序墳典之凝滯指子傳之乖謬事皆歸根觸物不礙但臣言有宗爾豈辯者之流也又歸崇敬薛頤等援引鄭學欲蕪祀典臣爲明辯迷而不復臣輒作十詰十難援據墳籍昭然可知庶郊禘事得其真嚴配不失其序皇靈降祉天下蒙賴臣亦何顧不蹈鼎鑊謹敢聞達伏增悚越議奏不報

蕙田案黎幹議非受命之君不得爲太祖自是三代以後可行之禮其辯禘非祭天援引發揮極爲明確至答第六難旅上帝是祭五帝云若如所言季氏旅于泰山可便得是四鎮耶答第七難云歲一祭天尤見千古卓識惜時不用

觀承案禮諸侯不得祖天子故商周俱以契

稷爲太祖而不祖帝嚳則始祖不必其爲受命之王也黎幹謂景皇非受命之君不得爲太祖者於理未安韓子曰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爲唐公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而以高祖擬文王太宗擬武王此定論也況重以高祖已有定制乎禘郊宗祖雖兼論功德然實重水源木本之義商周之契稷爲始祖固是功德兼隆亦以其爲始封之君也禮以時爲大三代而下始祖不必皆如契稷之賢聖然天下豈有無根之木無源之水而謂創業之君可自爲始祖此上不必有太祖乎朱子曰祖一名而有二廟稷爲太祖始封之祖也文王亦爲祖受命之祖也

唐人正當準此而以景皇爲始封之祖高祖爲受命之祖耳幹之餘議頗明辨此條則不可據其謂以高祖配郊以太宗配明堂則禮以義起尚似可通蓋商人禘嘗固以始祖配配及郊則又配冥而不以契與周之禘郊皆配稷者不同此則三王不相襲禮而法周亦不妨監殷者夫

二年春夏旱言事者云太祖景皇帝追封於唐高祖實受命之祖百神受職合依高祖今不得配享天地所以神不降福以致愆陽代宗疑之詔百寮會議太常博士獨孤及獻議曰禮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爲太祖繼太祖已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毀而太祖之廟雖百代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

祖敬宗也故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鯀纘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明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唯漢氏崛起豐沛豐公太公無位無功不可以爲祖宗故漢以高皇帝爲太祖其先細微也非足爲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任翼周彌魏肇啟王業建封于唐高祖因之以爲有天下之號天所命也亦如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邰禘郊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祀太祖宗祀高祖猶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躋其祀是棄三代之令典尊漢氏之末制黜景皇帝之大業同豐公太公之不祀反古違道失孰大焉夫追尊景皇廟號太祖高祖太宗所以崇尊之禮也若配天之位既異則太祖之號宜廢祀

之不修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之道其墜於地乎漢制擅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貞觀憲章未改國家方將敬祀事和神人禘郊之間恐非所宜臣謹稽禮文參諸往制請仍舊典竟依歸崇敬等議以太祖配享天地代宗紀廣德二年二月癸酉上親薦獻太清宮乙亥祀昊天上帝于園丘即日還宮

禮儀志廣德二年正月十六日禮儀使杜鴻漸奏郊太廟大禮其祝文自今已後請依唐禮板上墨書其玉簡金字者一切停廢如允臣所奏望編爲常式勅曰宜行用竹簡

通典永泰二年禮儀使太常卿杜鴻漸奏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祇請以太祖景皇帝配饗孟春祈穀祀昊天上帝孟冬祀神州請以高祖配饗孟夏雩祀昊

天上帝請以太宗配饗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請以肅宗配饗臣與禮官學士憑據經文事皆明著德音詳定久未施行勅旨依

冊府元龜大歷五年冬十一月庚寅日長至命有司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七年冬十一月辛卯日長至命有司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不視朝八年冬十一月辛丑日長至不視朝命有司祀昊天上帝于南郊十一年冬十一月丙辰日長至命有司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不視朝受朝賀十三年冬十一月丁卯日長至命有司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不視朝舊唐書代宗本紀大歷十三年十一月丁卯日長至有司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上不視朝故也

蕙田案自廣德二年至此中隔三十年不舉

郊祭冊府元龜紀有司行事者五而舊書但載此年蓋以明其有疾不視之故祀既不親故毋庸黷載也

德宗本紀貞元元年十一月癸卯上親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時河中渾瑊澤潞李抱真山南嚴震同華駱元光邠寧韓遊瓌廊坊唐朝臣奉誠康日知等大將侍祠郊壇畢還宮御丹鳳樓大赦天下

崔縱傳貞元元年天子郊見爲大禮使歲旱用屈縱搏裁文物儉而不陋

禮儀志貞元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宗親祀南郊有司進圖勅付禮官詳酌博士柳冕奏曰開元定禮垂之不利天寶改作起自權制此皆方士謬妄之說非禮典之文請一准開元禮從之

蕙田案五禮條目儀節至唐貞觀禮漸復于古逮開元禮成郊祀之典尤善乃不久而天寶自爲壞之柳冕之奏允愜人心矣

德宗本紀六年九月己卯詔十一月八日有事于南郊太廟行從官吏將士等一切並令自備食物其諸司先無公厨者以本司闕職物充其王府官度支量給廩物其儀仗禮物並仰御史搏節處分十月己亥文武百寮京城道俗抗表請上徽號上曰朕以春夏亢旱粟麥不登朕精誠祈禱獲降甘雨既致豐穰告謝郊廟朕倘因禋祀而受徽號是有爲爲之勿煩固請也十一月庚午日南至上親祀昊天上帝于郊丘禮畢還宮御丹鳳樓宣赦見禁囚徒減罪一等立仗將士及諸軍兵賜十八萬段匹

禮儀志貞元六年十一月八日有事于南郊詔以皇太子爲亞獻親王爲終獻上問禮官亞獻終獻合受誓戒否吏部郎中柳冕曰準開元禮獻官前七日於內受誓戒辭云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今以皇太子爲亞獻請改舊辭云各揚其職肅奉常儀從之

唐書德宗本紀貞元九年十一月乙酉有事于南郊大赦

冊府元龜貞元九年十一月癸未帝朝獻太清宮畢事宿齋于太廟行宮甲申朝于太廟畢事齋于南郊行宮乙酉日南至帝郊祀初帝以是歲有年蠻夷朝貢思親告郊廟于祀事尤重慎及將散齋謂宰臣曰在祀散齋歸正寢攝心奉祀不可聞外事其常務勿奏乃齋于別殿及命皇太子諸王行祭者皆受誓一

命妃媵辭于別所故事祈壇宮廟內及殿庭帝步武所及皆設黃道褥壇十一位又施赤黃褥將有事皆命徹之又故事設御史版位于郊廟咸藉以褥及是虔禋拜首于地有司奉祠者莫不惕勵

通典貞元十三年勅郊壇時祭燔柴瘞埋並依天寶十三年制自今以後攝祭南郊太尉行事前一日于致齋所具羽儀鹵簿公服引入親受祝版乃赴親齋所

唐書韋武傳是時帝以反正告郊廟大兵後典章苟完執事者時時咨武武酌宜約用得禮之衷羣司奉焉

李紆傳奉詔爲郊廟樂章論譔甚多

蕙田案傳文在德宗時而樂志絕無其辭意

志中云不知所起者或製于開元以下歟

〔文獻通考〕長慶三年太常禮院奏郊壇祠祀遇大雨雪廢祭其禮物條件如後御署祝版既未行祭禮無焚毀之文請于太常寺勅庫收貯而其小祀雖非御署准此玉幣燎柴神酒燎幣醴齊並榛栗脯醢及應行事燭等請令郊社署各牒充次祭支用牲牛參牲既未行祭禮無進胙賜胙之文請比附禮記及祠令牲死則埋之例委監祭使及禮官于祠所瘞埋其小祀不全用牢牲舊例用猪羊肉亦准此棗盛瓜菹笋菹應已造成饌物請隨牲瘞埋行事官明衣絹布等准式既祭前給訖合充潔服既已經用請便收破公卿已下明房油煖幕炭應齊宿日所破用物請收破公旨依永爲定式

舊唐書敬宗本紀寶歷元年正月乙巳朔辛亥親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禮畢御丹鳳樓大赦改元

唐書文宗本紀太和三年十一月甲午有事南郊大赦〔崔寧傳〕子黯開成初爲監察御史奏郊廟祭事不虔文宗語宰相曰郊廟之禮朕當親之但千乘萬騎國用不給故使有司侍祠然是日朕正衣冠坐以俟旦今聞主者不虔祭器敝惡豈朕事神蠲潔意耶公宜勅有司道朕斯意黯乃具條以聞

舊唐書王播傳弟起太和九年判太常卿充禮儀詳定使創造禮神九玉奏議曰邦國之禮祀爲大事珪璧之議經有前規謹按周禮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珪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黑璜禮北方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

日月星辰凡此九器皆祀神之玉也又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元云禋烟也爲玉幣祭訖燔之而升煙以報陽也今與開元禮義同此則焚玉之驗也又周禮掌國之玉鎮大寶器若大祭既事而藏之此則收玉之證也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云凡祭天神各有二玉一以禮神一則燔之禮神者訖事却收祀神者與牲俱燎則靈恩之義合于禮經今國家郊天祀地祀神之玉常用守經據古禮神之玉則無臣等請下有司精求良玉創造蒼璧黃琮等九器祭訖則藏之其燎玉即依常制從之

武宗本紀會昌元年正月辛巳有事于郊廟禮畢御丹鳳樓大赦改元五年正月辛亥有事于郊廟禮畢御承天門大赦天下

舊唐書武宗本紀會昌四年十二月勅郊禮日近獄囚數多案款已成多有翻覆其兩京天下州府見繫獄囚已結正及兩度翻案伏款者並令先事結斷訖申

唐書宣宗本紀大中元年正月甲寅皇帝有事于郊廟禮畢御丹鳳門大赦改元

蕙田案新書作甲寅舊書作戊申據舊書云此月戊戌朔則十一爲戊申通考作十七日與甲寅合不知孰是

舊唐書宣宗本紀大中五年勅兩京天下州府起大中五年正月一日已後三年內不得殺牛如郊廟享祀合用者即與諸畜代

蕙田案牛本不應妄殺而獨此三年何耶計

此三年中亦未嘗一舉郊廟之祭則代牛之制亦不知其以何畜也

舊唐書懿宗本紀咸通元年十一月丁未上有事于郊廟禮畢御丹鳳門大赦改元四年正月庚午上有事于園丘禮畢御丹鳳樓大赦

唐書昭宗本紀龍紀元年十一月丁未朝獻于太清宮戊申朝享于太廟己酉有事于南郊大赦

舊唐書昭宗本紀龍紀元年十一月己丑朔將有事于園丘辛亥上宿齋于武德殿宰相百寮朝服于位時兩軍中尉楊復恭及兩樞密皆朝服侍上太常博士錢珣李綽等奏論之曰皇帝赴齋宮內臣皆服朝服臣檢國朝故事及近代禮令並無內官朝服助祭之文伏惟皇帝陛下承天御歷聖祚中興祇見宗祧克承大禮皆稟

高祖太宗之成制必循虞夏商周之舊經軒冕服章式遵彛憲禮院先准大禮使牒稱得內侍省牒要知內臣朝服品秩禮院已准禮令報訖今參詳近朝事例若內官及諸衛將軍必須製冠服即各依所兼正官隨資品依令式服本官之服事存傳聽且可俯從然亦不分明著在禮令乞聖慈允臣所奏狀入至晚不報錢珣又進狀曰臣今日已時進狀論內官冠服制度未奉聖旨伏以陛下虔事郊禋式遵彛範凡關典禮必守憲章今陛下行先王之大禮而內臣遂服先王之法服來日朝獻大聖祖臣贊導皇帝行事若侍臣服章有違制度是為非禮上瀆祖宗臣期不奉勅臣謬當聖代叨備禮官獲正朝儀死且不朽脂膏泥滓是所甘心狀入降朱書御札曰卿等所論至當事可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于

是內四臣遂以法服侍祠甲寅園丘禮畢御承天門大赦

唐書殷侑傳孫盈孫爲太常博士龍紀元年昭宗郊祀兩中尉及樞密皆以宰相服侍上盈孫奏言先代令典無內官朝服侍祠必欲之當隨所攝資品雖無援據猶免僭逼詔可

舊唐書孔緯傳十一月昭宗謁郊廟兩中尉內樞密請朝服緯奏曰中貴不衣朝服助祭國典也陛下欲以權道罷內臣則請依所兼之官而爲之服天子召諫官謂之曰大禮日近無宜立異爲朕容之于是內官以朝服助祭

唐書哀帝本紀天祐二年七月卜郊九月乙酉改卜郊十一月庚午三卜郊

舊唐書哀帝本紀天祐二年五月庚午勅所司定今年十月九日有事郊丘其修製禮衣祭服宜令宰臣柳璨判祭器宜令張文蔚楊涉分判儀仗車輅宜令太常卿張廷範判 六月辛卯太微宮使柳璨奏前使裴樞充宮使日權奏請元元觀爲太清宮又別奏在京弘道觀爲太清宮至今未有制置伏以今年十月九日陛下親事南裡先謁聖祖廟弘道觀既未修葺元元觀又在北山若車駕出城禮非便穩今欲只留北山上老君廟一所其元元觀請拆入都城于清化坊內建置太微宮以備車駕行事從之 丙午全忠奏得宰相柳璨記事欲拆北邙山下元元觀移入都內于清化坊取舊昭明寺基建置太微宮準備十月九日南郊行事緣延資庫鹽鐵並無物力令臣商量者臣已牒判六軍諸衛張全義

指揮工作訖優詔嘉之 九月乙酉勅先擇十月九日
有事郊丘備物之間有所未辦宜改用十一月十九日
十一月丙辰全忠自正陽渡淮而北至汝陰全忠深
悔此行無益丁卯至大梁時哀帝以此月十九日親祠
圜丘中外百司禮儀法物已備戊辰宰相已下于南郊
壇習儀而裴迪自大梁迴言全忠怒蔣元暉張廷範柳
璨等謀延唐祚而欲郊天改元元暉柳璨大懼庚午勅
曰先定此月十九日親禮南郊雖定吉辰改卜亦有故
事宜改取來年正月上辛付所司 十二月庚戌勅朕
以謬荷丕圖禮合親謁郊廟先定來年正月上辛用事
今以宮闈內亂播于醜聲難以慙慙之容入于祖宗之
廟其明年上辛親謁郊廟宜停

五代史梁本紀天子卜祀天于南郊王怒以為蔣元

暉等欲祈天以延唐天子懼改卜郊十二月王遣人
告樞密使蔣元暉與何太后私通殺元暉而焚之遂
弑太后于積善宮天子下詔以太后故停郊

孔循傳循與蔣元暉有隙哀帝即位將有事于南郊
循與王殷即蔣殷
冒王氏讒于太祖曰元暉私侍何太后與張

廷範等奉天子郊天冀延唐祚太祖大怒時梁兵攻
壽春敗歸帝遣裴迪勞軍太祖見迪怒甚迪還哀帝
不敢郊

蔣殷傳哀帝方卜郊殷與蔣元暉有隙因譖之太祖
言元暉等教天子卜郊祈天且待諸侯助祭者以謀
興復太祖大怒哀帝為改卜郊

蕙田案讀舊唐書五代史所載則新唐書罷
郊之原委曲折瞭然矣

五代史梁本紀太祖開平二年正月己亥卜郊于西都
文獻通考梁太祖開平二年十一月自東京赴洛都
行郊天禮自石橋備儀仗至郊壇
冊府元龜二年正月宰臣上表請郊天謁廟命有司
擇日備儀因先布告岳牧方伯于是太常禮院選用
四月二十四日有事于南郊壬寅應郊祀大禮儀仗
車輅鹵簿法物祭器樂懸各令所司修飭以河南尹
張宗奭充都點集諸司法物使三月帝以魏博真定
助修西都宮內工役方興禮容未備其郊天謁廟宜
于秋冬別選良日七月詔曰祀典之禮有國之大事
也如聞官吏慢于展敬禮容牲饌有異精虔宜令御
史疏其條件以聞詳定禮儀使奏得太常禮院狀選

用今年十一月己丑冬至有事于南郊勅令于來年
正月內選日禮院奏選來年正月二十四日辛卯親
祭南郊可之詔以左千牛衛上將軍胡規充南郊儀
仗使金吾衛將軍趙麗充車輅法物使是月冬至命
宰臣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五代史梁本紀三年正月辛卯有事于南郊大赦
文獻通考三年正月以河南尹張宗奭為南郊大禮使

故事皆以宰相為之今
用河南尹充非常例也

冊府元龜開平三年正月乙酉詔曰初宅雒都將行郊祀應嶽瀆名山大川及諸州有靈迹封崇聖祠各宜差官吏精虔祭告是月禮儀使奏請皇帝宿齋三日庚寅親饗太祖辛卯親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是日降雪盈尺及升壇而止

冊府元龜開平四年九月丁亥朔車駕幸陝府命宰臣于競赴西都祀昊天上上帝于圜丘
五代史梁本紀末帝貞明三年冬十二月己巳如西都卜郊四年正月不克郊已卯至自西都

梁家人傳將冊妃張氏爲后妃請待帝郊天而帝卒不得郊

趙犇傳是時梁將劉鄩等與莊宗相拒澶魏間兵數敗巖犇子曰占之王者必郊祀天地陛下即位猶未郊

天議者以爲朝廷無異藩鎮如此何以威重天下今河北雖失天下幸安願陛下力行之敬翔以爲不可曰今府庫虛竭箕歛供軍若行郊禋則必賞賚是取虛名而受實弊也末帝不聽乃備法駕幸西京而莊宗取楊劉或傳晉兵入東都矣或曰扼汜水矣或曰下鄆濮矣京師大風拔木末帝大懼從官相顧而泣乃還東都遂不果郊

蕙田案趙犇傳文詳述不郊之故與本紀互相足也朱溫忌昭宣之郊而脅之使罷及其闇奸大位僅周一紀而卜郊不果恰相對照天道好還可畏哉

唐本紀莊宗同光二年二月己巳朔有事于南郊大赦張全義傳初梁末帝幸洛陽將祀天于南郊而不果

其儀仗法物猶在全義因請幸洛陽曰南郊儀物已具莊宗大悅加拜太師尚書令明年十一月幸洛陽而禮物不具因改用來年二月然不以前語責全義

[張憲傳]莊宗幸東都定州王都來朝莊宗命憲治鞠場與都擊鞠初莊宗建號東都以鞠場爲即位壇于是憲言即位壇王者所以興也漢鄠南魏繁陽至今尚在不可毀乃別治鞠場未成莊宗怒命兩虞候亟毀壇以爲場憲歎曰此不祥之兆也

蕙田案五代史文未有言告天即位者然憲以鄠南繁陽爲比則知亦有告天史文畧耳

唐本紀明宗長興元年二月乙卯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

[李愚傳]明宗祀天南郊愚爲宰相馮道趙鳳草加恩

制道鄙其詞罷爲太常卿

蕙田案五代衰亂如此而一舉郊祀必推恩賚此宋世所以憚行而歸于合祭或終于廢祭蓋相承舊習所從來遠而不知其適爲敗禮之根原也

遼史太宗本紀會同三年七月晉遣使請行南郊禮許之四年三月晉以許祀南郊遣使來謝進黃金十鑑

蕙田案敬瑭之立在天顯十一年至是當爲六年請之未行至明年而殂矣故晉紀無郊

天事

冊府元龜周太祖廣順三年十月戊申內出御札曰王者應運開基子民育物罔不承天事地尊祖敬宗燔柴于泰壇用昭乾德瘞玉于方澤以答坤靈朕受命上元

宅心下土時已歷于三載漸至小康禮未展于二儀深虧大典宜叶著龜式陳籩豆庶展吉蠲之禮用傾昭事之忱朕以來年正月一日於東京有事于南郊宜令所司各備儀注務從省約無致煩勞凡有供需並用官物府縣不得因便差配諸道州府不得以進奉南郊爲名輒有率歛庶禪嚴靜以奉郊禋中外臣僚當體予意文獻通考廣順三年九月太常禮院奏准勅定郊廟制度洛陽郊壇在城南七里丙巳之地園丘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十有二陛每節十二等燎壇在泰壇之丙地方一丈高一丈二尺開上南出戶方六尺請下所司修奉從之

時周太祖將拜南郊故修奉之

五代史周本紀太祖顯德元年正月丙子朔有事于南

郊大赦改元

吳楊行密世家隆演卒乃立溥明年二月改元順義赦境內冬十一月祀天于南郊

南唐徐知誥世家昇元三年四月昇郊祀上帝于園丘宋史南唐世家昇立七年卒景襲位改元保大郊祀天地

五代史前蜀王建世家武成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改元

宋史西蜀世家漢祖起并門中土蝗旱連歲昶益自大行郊祀禮

五代史南漢劉隱世家大寶二年銀祀天南郊

宋史南漢世家劉隱卒弟陟襲位僭帝號國稱大漢改元乾亨行郊祀禮

蕙田案五代十國瓜剖豆分誰當正統要以郊祀重鉅真人未出則餘分閏位不容盡廢故總附唐末不復加區別云

右五代郊禮

五禮通考卷第十一

淮陰吳玉

五禮通考卷第十二

內廷供奉禮部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李葆總督隸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貢士

吳江顧我鈞

吉禮十二

圜丘祀天

宋史太祖本紀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有事南郊大赦改元百官奉玉冊上尊號

禮志乾德元年始有事於南郊自五代以來喪亂相繼典章制度多所散逸至是詔有司講求遺逸遵行典故以副寅恭之意是歲十一月十六日合祭天地于圜丘初有司議配享請以禧祖升配張昭獻議曰隋唐以前雖追立四廟或六七廟而無徧加帝號之文梁陳南郊祀天皇配以皇考北齊圜丘祀昊天以神武升配隋祀

昊天於圜丘以皇考配唐貞觀初以高祖配圜丘梁太祖郊天以皇考烈祖配恭惟宣祖皇帝積累勲伐肇基王業伏請奉以配享從之

南郊壇制梁及後唐郊壇皆在洛陽宋初始作壇於東都南薰門外四成十二陛三壇設燎壇於內壇之外丙地高一丈二尺設皇帝更衣大次於東壇東門之內道北南向

乾德元年八月禮儀使陶穀言饗廟郊天兩日行禮從祀官前七日皆合於尚書省受誓戒自來一日之內受兩處誓戒有虧虔潔今擬十一月十六日行郊禮望依禮文於八日先受從享太廟誓戒九日別受郊天誓戒其日請放朝參從之自後百官受誓戒於朝堂宗室受於太廟祭之日均用丑時秋夏以一刻春冬以七刻前

二日遣官奏告配帝之室儀鸞司設大次小次及文武侍臣蕃客之次太常設樂位神位版位等事前一日司尊彝帥其屬以法陳祭器於堂東僕射禮部尚書視滌濯告潔禮部尚書侍郎省牲光祿卿奉牲告充告備禮部尚書視鼎鑊禮部侍郎視腥熟之節祭之旦光祿卿率其屬取籩豆簠簋實之及薦腥禮部尚書率其屬薦籩豆簠簋戶部兵部工部尚書薦三牲之腥熟俎禮畢各徹而有司受之以出晡後郊社令帥其屬掃除御史按視之奏中嚴外辦以禮部侍郎請解嚴以禮部郎中贊者設亞終獻位於小次之南宗室位於其後設公卿位於亞終獻之南分獻官位於公卿之後執事者又在其後俱重行西向北上其致福也太牢以牛左肩臂膂折九箇少牢以羊左肩七箇植豕以左肩五箇有司攝

事進胙皆如禮太尉展視以授使者再拜稽首既享大宴號曰飲福自宰臣而下至應執事及樂工馭車馬人等並均給有差以爲定式是歲十一月日至皇帝服袞冕執圭合祭天地于圜丘還御明德門樓肆赦

凡郊壇值雨雪即齋宮門望祭殿望拜祭日不設登歌祀官以公服行事中祀以上皆給明衣

凡常祀天地宗廟皆內降御封香仍製漆匱付光祿司農寺每祠祭命判寺官緘署禮料送祀所凡祈告亦內出香遂爲定制

聶崇義傳吏部尚書張昭等奏議曰案崇義稱祭天蒼璧九寸圓好祭地黃琮八寸無好圭璋琥並長九寸自言周顯德三年與田敏等案周官玉人之職及阮譔鄭元舊圖載其制度臣等案周禮玉人之職只有璧琮九

寸瑑琮八寸及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之文即無蒼璧黃琮之制兼引注有爾雅肉倍好之說此即是注璧羨度之文又非蒼璧之制又詳鄭元自注周禮不載尺寸豈復別作畫圖違經立異又配合羨度肉好之言彊爲尺寸古今大禮順非改作於理未通又據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玉稱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三禮義宗內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以法十二時祭地之琮長十寸以倣地之數又引白虎通云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外曰琮崇義非之以爲靈恩非周公之才無周公之位一朝撰述便補六玉闕文尤不合禮臣等以靈恩所撰之書聿稽古訓祭玉以十二爲數者蓋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時封山之玉牒十二寸圜丘之籩豆十二列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大

琮內守皆長尺有二寸又裸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
若人君親行之郊祭登壇酌獻服大裘搢大圭行稽顙
而手秉尺二之圭神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裸圭之
數父天母地情亦奚安則靈恩議論理未為失
文獻通考先是詔以冬至有事南郊有司言冬至乃十
一月晦前一日皇帝始郊不應近晦乃改用十六日甲
子十三日上宿齋于崇元殿翌日服通天冠絳紗袍執
鎮圭乘玉輅由明德門出羣臣夾侍鹵簿前導赴太廟
五鼓朝享禮畢質明乘輅赴南郊齊於帷宮上初詣太
廟乘玉輅左諫議大夫崔頌攝太僕上問儀仗名物甚
悉頌應對詳敏上大悅十六日服袞冕執圭合祭天地
於園丘以皇弟開封尹為亞獻興元尹光美為終獻將
升壇有司具黃褥為道上曰朕潔誠事天不必如此命

徹之還宮將駕金輅顧左右曰于典故可乘輦否對以
無害乃乘輦壬申以南郊禮成大宴廣政殿號曰飲福
自是為例

五代以來宰相為大禮使太常卿為禮儀使御史中丞
為儀仗使兵部尚書為鹵簿使京府尹為橋道頓遞使
宋制大禮頓遞如舊而大禮使或以親王為之又端以

翰林學士為禮儀使其儀仗鹵簿使或以他官充

中范質為南郊大禮使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陶穀禮儀使刑部尚書
張昭鹵簿使御史中丞劉溫叟儀仗使皇弟開封尹光義橋道頓遞使

興國元年始鑄五使印

石林葉氏曰南郊五使唐制甚詳考於會要纔見長
慶後有以太常卿為禮儀使御史中丞為大禮使者
不知禮儀大禮何以為別也其以宰相為大禮使兵
部尚書為禮儀使御史中丞為儀仗使兵部尚書為

鹵簿使開封尹爲橋道使者蓋後唐之制故本朝用之但改太常卿爲禮儀使爾太常卿既不常置而中丞兵部官或缺則例以學士及他曹尚書侍郎代之大禮掌贊相鹵簿掌儀衛橋道掌頓遞禮儀掌禮物儀仗無正所治事但督察百司不如禮者而已真宗東封西郊嘗常用輔臣天禧後罷至元符初始詔並用執政遂著爲令

宋史樂志建隆郊祀八曲

降神高安 在國南方時維就陽以祈帝祉式致民康豆籩鼎俎金石絲簧禮行樂奏皇祚無疆皇帝升降隆安 步武舒遲陞壇肅祇其容允若于禮攸宜奠玉幣嘉安 嘉玉制幣以通神明神不享物享于

克誠

奉俎豐安 笙鏞備樂繭栗陳牲乃迎芳俎以薦高

明

酌獻禧安 丹雲之爵金龍之杓挹于尊罍是曰清

酌

飲福禧安 潔茲五齊酌彼六尊致誠斯至率禮彌

敦以介景福永隆後昆重熙累洽帝道攸尊

亞獻終獻正安 謂天蓋高其聽孔卑聞樂歆德介

以福禧

送神高安 倏兮而來忽兮而迴雲馭杳邈天門洞

開

蕙田案親郊始于乾德而樂章製自建隆故史仍其舊且三年之中或自有遣官之祭亦

須奏樂也 又案宋志鼓吹樂中別有南郊導引十二時奉禋歌諸樂皆祭事前後所奏然語同詞曲音節靡曼禮無取焉故不備錄

和峴傳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有事于南郊丁丑冬至有司復請祀昊天上帝詔峴議其禮峴以祭義戒於煩數請罷之四年南郊峴建議望燎位通燿火

太祖本紀開寶元年十一月癸卯日南至有事南郊改元大赦十惡殺人官吏受賊者不原十二月甲子行慶自開封興元尹宰相樞密使及諸道蕃侯並加勳爵有差

禮志開寶元年十一月郊以燎壇稍遠不聞告燎之聲始用燿火令光明遠照通于祀所

梁周翰傳開寶二年將郊祀因上疏曰陛下再郊上

帝必覃赦宥臣以天下至大其中有慶澤所未及節文所未該者所宜推而廣之方今賦稅所入至多加以科變之物名品非一調發供輸不無重困且西蜀淮南荆潭廣桂之地皆以爲王土陛下誠能以三方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入則庶乎均德澤而寬民力矣

蕙田案二年不郊當爲元年或四年之誤

四年十月甲申詔十月後犯強竊盜者郊赦不原十一月己未日南至有事南郊大赦十二月癸亥朔賜南郊官器幣有差丁卯行慶開封尹光義興元尹光美貴州防禦使德昭宰相趙普並益食邑己巳内外文武官遞進勳爵

玉海開寶四年七月甲子朔詔冬至郊祀十一月戊午

親享太廟始用繡衣鹵簿己未合祭圜丘

宋史太祖本紀開寶九年春正月庚辰詔郊西京三月庚寅大雨夏四月己亥雨霽庚子有事於圜丘廼御五鳳樓大赦

長編通攷曰恭考太祖南郊凡四自後宿齋朝享儀禮降赦率如初唯開寶四年始用繡衣鹵簿先是大駕鹵簿衣服旗幟止以五綵繪畫至是盡易以繡九年以江表底定方內大同用申報謝乃幸西京以四月有事於南郊先時霖雨彌旬及赴齋宮之日雲物晴霽觀者如堵咸相謂曰我輩少逢亂離不圖今日復睹太平天子儀衛皆相對感泣

又考鹵簿凡四等大駕法駕鑾駕黃麾仗大駕郊祀籍田薦獻玉清昭應景靈宮用之

文獻通考梁太祖始建都於汴然郊壇則在洛都開平二年十一月南郊帝自東京至洛都行禮自石橋備儀仗至郊壇三年正月以河南尹張宗奭為南郊大禮使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帝祀南郊初梁均王將郊祀于洛陽聞楊劉陷而止其儀物具在至是張全義請上亟幸洛陽謁廟畢即祀南郊從之然則梁唐行郊祀皆在洛陽國初始作郊壇于國城南薰門外開寶九年詔曰定鼎洛邑我之西都燔柴太壇國之大事今江表底定方內大同祇適景靈用申報謝乃眷西顧郊兆存焉將飭駕以時巡躬展誠於陽位朕今幸西京以四月有事于南郊宜令有司各揚所職以是觀之藝祖親郊凡四獨是歲行之于洛陽然凡郊必以陽至之月獨是歲以四月乃是行大雩之禮

蓋本非曩典帝以洛都元有郊兆是年又有欲徙都于洛之意故因西幸而特行其禮云

太宗本紀太平興國三年十一月丙申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御乾元殿受尊號丙午以郊祀中外文武加恩禮志自國初以來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凡七祭並以四祖迭配太祖親郊者四並以宣祖配太宗即位其七祭但以宣祖太祖更配是歲親享天地始奉太祖升侑

太宗本紀六年十一月辛亥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受尊號内外文武加恩

雍熙元年十一月丁巳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改元中外文武官進秩有差

禮志雍熙元年冬至親郊從禮儀使扈蒙之議復以宣

祖配

扈蒙傳初太祖受周禪追尊四廟親郊以宣祖配天及太宗即位禮官以為舜郊嚳商郊冥周郊后稷王業所因也若漢高之太公光武之南頓君雖有帝父之尊而無預配天之祭故自太平興國三年六月再郊並以太祖配於禮為允太宗將東封蒙定議曰嚴父莫大於配天請以宣祖配天自雍熙元年罷封禪為郊祀遂行其禮識者非之

雍熙四年正月禮儀使蘇易簡言親祀圜丘以宣祖配此則符聖人大孝之道成嚴父配天之儀太祖皇帝光啟丕圖恭臨大寶以聖授聖傳於無窮案唐永徽中以高祖太宗同配上帝欲望將來親祀郊丘奉宣祖太祖同配其常祀祈穀神州明堂以宣祖崇配圜丘北郊雩

祀以太祖崇配奏可 淳化三年將以冬至郊前十日皇子許王薨有司言王薨在未受誓戒之前準禮天地社稷之祀不廢詔下尚書省議吏部尚書宋琪等奏以許王薨謝去郊禮裁十日又詔輟十一日以後五日朝參且至尊成服百僚皆當入慰有司又以二十三日受誓戒案令式受誓戒後不得弔喪問疾今若皇帝既輟朝而未成服則爽禮文百僚既受誓而入奉慰又違令式况許王地居藩戚望著親賢於昆仲爲大宗於朝廷爲冢嗣遽茲薨逝朝野同哀伏想聖情豈勝追念當愁慘之際行對越之儀臣等實慮上帝之弗歆下民之斯惑况祭天之禮歲有四焉載於禮經非有差降請以來年正月上辛合祭天地從之

文獻通考淳化三年禮儀使言皇帝親郊故事在京并

去園丘十里內神祠及所過橋道並差官致祭而獨遺太社太稷文宣武成王等廟今請自出宮前一日遣官致祭從之

宋史太宗本紀淳化四年正月辛卯祀天地于園丘以宣祖太祖配大赦

真宗本紀至道二年正月辛亥祀天地于園丘大赦中外文武加恩

禮志真宗至道三年十一月有司言冬至園丘孟夏雩祀夏至方丘請奉太宗配上辛祈穀季秋明堂奉太祖配上辛祀感生帝孟冬祭神州地祇奉宣祖配其親郊奉太祖太宗並配詔可

真宗本紀咸平二年十一月丙戌祀天地于園丘以太祖太宗配大赦受尊號 五年十一月壬寅祀天地于

景德二年十一月丁巳祀天地于圜丘大赦

降神高安
園丘何方在國之陽
禮神合祭運啟無

皇帝升降隆安
禮備樂成乾健天行帝容有穆佩

玉鏘鳴

奠玉幣嘉安
定位必祀告于神明嘉玉量幣享于

克誠

奉俎豐安
有牲斯純
有俎斯陳
進于上帝
昭報深

仁

酌獻嘉安
大報于帝盛德升聞醴齊良潔粢盛苾

芬

飲福禧安
祀帝園丘九州獻力禮行于郊百神受

職靈祗格思享我明德天監孔章元祉昭錫

亞獻終獻正安
羽籥云罷于
成載揚接禪有恪錫

羨無疆

送神高安
神駕來思風舉雲飛神馭歸止天空露

晞

禮志景德三年鹵簿使王欽若言漢以五帝爲天神之佐今在第一龕天皇大帝在第二龕與六甲岳瀆之類接席帝座天市之尊今與二十八宿積薪騰蛇杵臼之類同在第三龕卑主尊臣甚未便也若以北極帝座本非天帝蓋是天帝所居則北極在第二帝座在第三亦高下未等又太微之次少左右執法子星之次少孫星望令司天監參驗乃詔禮儀使太常禮院司天監檢定

之禮儀使趙安仁言案開寶通禮元氣廣大則稱昊天據遠視之蒼然則稱蒼天人之所尊莫過於帝託之於天故稱上帝天皇大帝即北辰耀魄寶也自是星中之尊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蓋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是則天以蒼昊為體不入星辰之列又郊祀錄壇第二等祀天皇大帝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坐差在行位前餘內官諸位及五星十二辰河漢都四十九坐齊列俱在十二陛之間唐建中間司天冬官正郭獻之奏天皇北極天一太一準天寶敕並合升第一等貞元二年親郊以太常議詔復從開元禮仍為定制郊祀錄又云壇第三等有中宮天市垣帝坐等十七坐並在前開元禮義羅云帝有五坐一在紫微宮一在大角一在太微宮一在心一在天

市垣即帝坐者非直指天帝也又得判司天監史序狀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微勾陳中其神曰耀魄寶即天皇是星五帝乃天帝也北極五星在紫微垣內居中一星曰北辰第一主月為太子第二主日為帝王第三為庶子第四為嫡子第五星為天之樞蓋北辰所主非一又非帝座之比太微垣十星有左右執法上將次將之名不可備陳故總名太微垣星經舊載孫星而壇圖止有子星辯其尊卑不可同位竊惟壇圖舊制悉有明據天神定位難以躋升望依星經悉以舊禮為定欽若復言舊史天文志並云北極北辰最尊者又勾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鄭元注周禮謂禮天者冬至祭天皇於北極也後魏孝文禋六宗亦升天皇五帝上案晉天文志帝坐光而潤則天子吉威令行既名帝坐則為天子所

占列于下位未見其可又安仁議以子孫二星不可同位陛下方洽高禩之慶以廣維城之基苟因前代闕文便為得禮實恐聖朝茂典尤未適中詔天皇北極特升第一龕又設孫星于子星位次帝坐如故欽若又言帝坐止三紫微太微者已列第二等唯天市一坐在第三等案晉志大角及心中星但云天王坐實與帝坐不類詔特升第二龕舊郊丘神位板皆有司題署命欽若改造之至是欽若奉板便殿壇上四位塗以朱漆金字餘皆黑漆第一等金字第二等黃字第三等以降朱字悉貯漆匣覆以黃縑帊帝降階觀之即付有司又以新定壇圖五帝五岳中鎮河漢合在第三等

四年職方員外郎判太常禮院孫奭言準禮冬至祀圜丘有司攝事以天神六百九十位從祀今唯有五方上

帝及五人神十七位天皇帝以下並不設位且太昊勾芒唯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及之今乃祀於冬至恐未叶宜翰林學士晁迥等言案開寶通禮圜丘有司攝事祀昊天配帝五方帝日月五星中外官衆星總六百八十七位雩祀大享昊天配帝五天帝五人帝五官總十七位方丘祭皇地示配帝神州岳鎮海瀆七十一位今司天監所設圜丘雩祀明堂方丘並十七位即是方丘有岳瀆從祀圜丘無星辰而反以人帝從祀望如奭請以通禮神位為定其有增益者如後敕奏可

真宗本紀大中祥符七年二月丙寅詔天地壇非執事輒臨者斬壬申恭謝天地

天禧元年正月辛丑朔改元詣玉清昭應宮薦獻上玉皇大天帝寶冊袞服辛亥謝天地於南郊大赦御天安

殿受冊號 三年十一月辛未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

禮志乾興元年真宗崩詔禮官定遷郊祀配帝乃請祈穀及祭神州地祇以太祖配雩祀及昊天上帝及皇地祇以太宗配感生帝以宣祖配明堂以真宗配親祀郊丘以太祖太宗配奏可

又乾興元年九月太常丞同制禮院謝絳言伏覩本院與崇文院檢討官詳定以宣祖配感生帝竊尋宣祖非受命開統義或未安唐武德初圜丘方丘雩祀並以景帝配祈穀大享並以元帝配太宗初奉高祖配圜丘明堂北郊元帝配感生帝高宗永徽二年祀高祖於圜丘祀太宗於明堂兼感生帝作主又以景帝元帝稱祖萬代不遷停配以符古義臣以為景帝厥初受封為唐始

祖蓋與宣帝不侔宣祖於唐是為元帝之比唐有天下裁越三世而景元二祖已停配典有宋受命既自太祖於今四聖而宣祖侑祀未停恐非往典之意請依永徽故事停宣祖配仍用太宗故事宗祀真宗於明堂兼感生帝作主若據鄭氏說則曰五帝迭王王者因所感別祭尊於南郊以祖配之今若不用武德永徽故事請以太祖兼配正符鄭說詳鄭之意非受命始封之祖不得配故引周后稷配靈威仰之義為證唯太祖始造基業躬受符命配侑感帝處理甚明如恐祠日相妨當以太宗配祈穀太祖配雩祀亦不失尊嚴之旨臣以為宣廟非唯不遷而迭用配帝於古為疑禮祖有功宗有德但非受命之祖親盡必毀况配享乎翰林承旨李維等議案禮祭法正義曰郊為夏正建寅之月祭感生帝於南

郊此則崇祀之文也竊唯感帝比祈穀禮秩差輕宣祖比太祖功業有異今以太祖配祈穀宣祖配感帝稱情立文於禮斯協詔從所定其祀儀皇帝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太史設帝位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臺秸配帝位於壇上東方西向席以蒲越配位奠幣作皇安之樂酌獻作肅安之樂餘如祈穀祀上帝儀

蕙田案鄭注以南郊祀感帝後世因之孟春上辛祭感帝以祈穀唐既祀感帝又祈穀于圜丘以祈穀與祀感帝爲二祭故附于圜丘條內不入祈穀

仁宗本紀天聖二年十一月丁酉祀天地于圜丘大赦上尊號賜百官諸軍加等

禮志仁宗天聖二年詔加真宗謚上謂輔臣曰郊祀重

事朕欲就禁中習儀其令禮官草具以聞先郊三日奉誼冊寶于太廟次日薦享玉清昭應景靈宮宿太廟既享赴青城至大次就更衣壇改服袞冕行事

文獻通考故事三歲一親郊不郊輒代以他禮慶賞與郊同而五使皆輔臣不以官之高下天聖二年翰林學士領儀仗御史中丞領鹵簿始用官次

仁宗本紀天聖五年十一月癸丑祀天地于圜丘大赦賀皇太后于會慶殿丁巳恭謝玉清昭應宮十二月辛未加恩百官甲戌詔輔臣南郊恩例外更改一子官禮志謝玉清昭應宮禮畢賀皇太后比籍田勞酒儀畧如元會其恭謝云臣某虔遵舊典郊祀禮成中外協心不勝懼忭宣答曰皇帝德備孝恭禮成嚴配萬國稱頌懽豫增深帝再拜還內樞密使以下稱賀閤門使宣答

樞密副使升殿侍立百官稱賀酒三行還內殿受命婦賀司賓自殿側幕次引內命婦於殿庭北向立尚儀奏請皇太后即御坐司賓贊再拜引班首升自西階稱封號妾某氏等言郊祀再舉福祚咸均凡在照臨不勝忻忭降再拜尚宮承旨降自東階稱皇太后聖旨又再拜司賓宣答曰已成鉅禮歡豫良深皆再拜次外命婦賀如內命婦儀退皆赴別殿賀皇帝惟不致詞不宣答文獻通考天聖五年十一月癸丑郊以翰林學士宋綬攝太僕陪玉輅上問儀物典故綬占對辯給因使綬集羣官撰集天聖鹵簿圖記上之禮儀使請郊後詣玉清昭應景靈宮詔郊前享景靈近臣奏告玉清昭應擇日恭謝大禮使王曾請節廟樂帝曰三年一享不敢憚勞也三獻終增禮生七人各引本寶太祝升殿徹豆三日

又齋長春殿謝玉清昭應宮

沈氏筆談上親郊廟冊文皆曰恭薦歲事先景靈宮謂之朝獻次太廟謂之朝享末乃事於南郊予集郊式時曾預討論常疑其次序若先為尊則郊不應在廟後若後為尊則景靈宮不應在太廟之先求其所從來蓋有所因案唐故事凡有事於上帝則百神皆預遣使祭告唯太清宮太廟則皇帝親行其冊祝皆曰取某月某日有事於某所不敢不告宮廟謂之奏告餘皆謂之祭告惟有事于南郊方為正祠至天寶九載乃下詔曰告者上告下之詞今後太清宮宜稱朝獻太廟稱朝饗自此遂失奏告之名冊文皆為正祠

蕙田案書湯誥云敢昭告于上天神后武成

云告于皇天后土天寶詔以告爲上告下之稱遂易去奏告之名抑惑矣○又案筆談此條可補正史之闕

楊氏復曰愚案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於禰宮疏引禮器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爲證禮器注云魯以周公之故得郊于上帝先有事於類宮告后稷也夫有事謂告祭也郊事至重又尊祖以配天故先告于祖而受命焉乃卜日于禰宮自此以後散齋七日致齋三日齋戒以神明其德將以對越上帝此則古禮然也太祖皇帝乾德六年十一月初行郊祀先是十三日宿齋于崇元殿翌日赴太廟五鼓朝享禮畢質明乘玉輅赴南郊齋於帷宮十六日行郊祀禮夫五鼓朝享于太廟質明乘輅赴南郊齋于

帷宮又二日而郊祀此則不拘古禮以義起之深得古人告祭于太廟之意而又不失乎致齋之嚴也其後有司建明或失其中仁宗天聖二年八月太常禮院言南郊合行薦告之禮望降所用日詔將來玉清昭應宮景靈宮太廟同日行禮後五年禮儀使劉筠奏曰天聖二年南郊制度皇帝自大安殿一日之內數次展禮萬乘之陟降爲勞百執之駿奔不暇欲乞將來南郊禮畢別定日詣玉清昭應宮景靈宮行恭謝之禮夫劉筠之請蓋欲避一日頻併之勞也然薦告者郊前之禮也恭謝者郊後之禮也劉筠欲易郊前薦告之禮爲郊後恭謝之禮蓋亦以玉清昭應宮景靈宮非禮之正不欲指言其事故爲是婉辭以達意也景祐五年十月侍講賈昌朝言朝廟之禮本告

五
以配天享侑之意合於舊典所宜奉行其景靈宮朝
謁蓋沿唐世太清宮故事有違經訓固可改革欲望
將來朝廟前未行此禮候郊禮畢詣景靈宮謝成如
下元朝謁之儀所冀尊祖事天禮簡誠至夫賈昌朝
之說即劉筠之說也然劉筠之議婉而明不若賈昌
朝之言嚴而正

岳氏愧郊錄珂前辯南北郊妄意以禮之大者與常
禮異折衷古今以俟博識及考元豐六年十月庚辰
太常丞呂升卿所奏則先廟後郊當時亦嘗有議之
者反覆其論可謂至當而迄不見于用則蓋有弗便
乎今雖欲力行不可得也珂故因是而發其餘論焉
升卿之言曰近以郊祀致齋之內不當詣景靈宮及
太廟朝享遂具奏伏聞止罷景靈宮諸處朝謁而天

興殿及太廟朝享如故臣伏以郊丘之祀國之大事
有天下者莫重乎享帝臣歷考載籍不聞為祀天致
齋乃於其間先享宗廟者也獨有唐天寶之後用田
同秀之言立老子廟號曰太清宮是歲將行郊祀以
二月辛卯先躬享焉祠用青詞饋用素饌甲午又親
享于太廟丙申乃有事於南郊終唐之世奉而行之
莫知其非雖論者以為失禮然考其初致齋之日乃
辛卯享于太清宮至丙申殆且五日乃得雍容休息
以見上帝也今陛下致齋三日其一日於大慶殿而
用其二日三行禮焉古之大祀未有不齋三日而敢
與神明交者故經曰齋三日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
日伐鼓何居蓋先王之於祭祀之齋如此其謹也今
陛下行禮於天興殿纔齋一日爾其之太廟與郊宮

也前祀之一日皆嘗用之矣謂之一日之齋尚非全也夫用一日之齋以修大祀未見其可況非全日乎於以奉宗廟則齋之日不足於以事上帝則齋之儀不專陛下恭嚴寅畏三歲一修大禮將以受無疆之休其爲致齋者乃如此殆未稱昭事之意也今太廟歲有五大享皆如古矣又于郊祀復修徧享之禮此爲何名乎論者曰宗廟之禮未嘗親行故因郊祀恭展薦獻臣曰不然唐太宗時馬周言曰陛下自踐位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唯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忍孝思以便百姓遂俾唐史不書皇帝入廟何以示來葉良謂此也且人主于宗廟之享自當歲時躬修其事其不親享者蓋後世之失禮也今日必因郊禮以行之則義尤不可矣夫因者不致專之謂也

七世聖神儼在清廟朝廷不特講歲時親行之禮而因以享之此非臣之所聞也臣愚以謂今郊禮宜如故事致齋於大慶殿二日徑赴行宮其宮廟親享並乞寢罷或車駕必欲至太廟即乞止告太祖一室以侑神作主之意撤去樂舞以盡尊天致齋之義其天興朝享乞更不行請如新降朝旨俟禮畢而恭謝伏請繼今日已往別修太廟躬祀之制歲五大享乘輿親臨其一焉仍望自今歲臘享爲首於明年行春祠之禮禴與烝嘗自次年以叙終之每遇行廟享之時則罷景靈宮一孟朝謁之禮廟享致齋乞於內殿出入如常儀如此則祀天享親兩得其當矣珂案先廟後郊蘇文忠軾嘗引書武成證爲周禮而珂固疑其即變禮以爲常矣升卿謂古之大祀未有不齋三日

而敢與神交者考之武成厥四月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雖禮之變猶必歷三日而後柴望則升卿之言豈非明據然珂謂升卿之論廟享歲五大享而臨其一乃殺禮也非備禮也行廟享之時則罷景靈宮一孟朝謁之禮廟享既與景靈宮迭用且致齋內殿出入如常儀乃常禮也非大禮也夫天地大祭也祖宗大祭也隆禮備物不可偏廢其勢必如仁宗祫享之制始合於禮之宜夫嘉祐之行祫也以代三年之郊也輅而齋冕而事門而肆青皆郊制也前乎元年恭謝乎大慶後乎七年大享于明堂則四年之祫適三年之中也如升卿言是以常禮享祖宗而以大禮祀天地也若每歲而入廟又三歲而出郊禮有隆而殺知其必不能也知乎此又益知

乎南北郊之不可以兼舉也分郊而祭舍升卿之說則太廟原廟之享不知其存乎否也苟存也則先南郊祀之先北郊則祀之祖宗之祭二而天地之祭一祖宗三歲而徧天地六歲而徧以卑踰尊不可也苟廢也則原廟恭謝之制就可如升卿之說而太廟則不可以乏享也享不可以殺禮也是又於何時增此一郊耶其疏其數將於此乎益無統矣

馬氏曰三歲親郊而所祭者凡三一日祀原廟二日祀太廟三日詣園丘行禮此禮始于唐而宋因之楊氏所引劉筠賈昌朝之說則以為前二日之享廟告祭也岳氏所引呂升卿之說則以為前二日之享廟正祭也然以愚觀之以為告祭則其禮太過以為正祭則其禮無名蓋登極立太子冊后上祖宗徽號之

類皆典禮之重大而希罕者若三歲一郊則事天之常禮耳今登極等告祭未嘗親行而獨于三歲郊祀則親舉告禮此所謂太過也春禴夏禘秋嘗冬烝三歲五歲一禘皆歷代相承宗廟之大祭今此諸祭未嘗親行而獨于三歲郊祀之前特以一祭此所謂無名也蓋近代以來天子親祀其禮文繁其儀衛盛其賞賚厚故必三歲始能行之而郊祀所及者天地百神與所配之祖而已於宗廟無預故必假告祭之說就行親祀宗廟之禮焉于事則簡便矣謂之合禮則未也

蕙田案賈昌朝之言簡而該楊氏稱之甚當呂升卿之說尤為詳核岳氏餘論未見明快唯謂廟享五而臨其一乃殺禮非隆禮則所

據正大而可補呂氏之闕矣馬氏之說最為透闢

宋史禮志天聖六年始築外壇周以短垣置靈星門親郊則立表於青城表三壇

仁宗本紀天聖八年十一月戊辰祀天地于園丘大赦賀皇太后于會慶殿十二月癸未加恩百官

澠水燕談錄國初南郊青城久占民土妨其耕稼又其中暖殿止是構木結綵至尊所御非所以備不虞天聖中魏餘慶上言乞優價給值收買民田除放租稅為瓦殿七間依奏

景祐元年冬十月乙亥作郊廟景安興安祐安之曲景祐二年五月庚子議南郊升侑上帝以太祖定配二宗迭配十一月乙未祀天地于園丘大赦

禮志景祐二年郊詔以太祖太宗真宗三廟萬世不遷南郊以太祖定配二宗迭配親祀皆侑常祀圜丘皇地祇配以太祖祈穀雩祀神州配以太宗感生帝明堂以宣祖真宗配如舊

文獻通考景祐二年十一月乙未郊三聖並侑先是上親製郊廟樂章二十一曲財成頌體告于神明詔宰臣呂夷簡等分造樂章參施羣祀

禮院言周官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說者以爲祀昊天上帝亦然大次在壇壝外猶更衣幄小次在壇側今所未行案魏武帝祠廟令降神訖下階就蓐而立須奏樂畢似若不愆烈祖遲祭不速訖也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耳然則武帝坐俟容須別設近次與周官義符請設小次於皇帝版位少東每獻畢

降壇若殿就小次俟終獻徹豆復就版位其後有司又言郊廟罇鬯數皆準古而不實三酒五齊明水明酒有司相承名爲看器郊廟天地配位唯有祠祭酒分大中祠位二升小祠位一升止一罇酌獻一罇飲福宜詔酒官依法制齊酒分實罇有司取明水對明酒實於上罇禮官以爲鄭氏注周禮五齊三酒唯引漢時酒名擬之而無制造法乃仍舊用祠祭酒一等壇殿上下罇鬯有司毋設空器並如唐制以井水代明水明酒正配位酌獻飲福舊用酒二升者各增二升從祀神位用舊升數實諸罇鬯

岳氏愧郊錄珂之仕中朝屢攝官涖祠祭每見罇鬯之設五齊有其名而實無之唯將事則取具天府蓋止一色公醑耳聞之容臺吏罇罍之下率多空唯一

罇僅實杯勺以共祭他日又攝光祿丞得先祭贊閱
視酒饌又攝太官令躬酌酒實爵得窺其中蓋皆如
言則其初點饌之際執事者徒再倡酒齊之目而已
於以驗其名殊而實一也嘗讀周禮正義頗疑醢法
不明古制難復考之通鑑長編元豐六年十月甲申
光祿卿呂嘉問言光祿掌酒醴祠祭罇壘相承用法
酒庫三色法酒以代周禮所謂五齊三酒恐不足以
上稱陛下崇祀之意近於法酒庫內酒庫以醢酒法
式考之禮經五齊三酒今醢酒共齊冬以二十五日
春秋十五日夏十日撥醢瓮而浮蟻湧於面今謂之
撥醢豈其所謂泛齊耶接取撥醢其下齊汁與滓相
將今謂之醢芽豈其所謂醴齊耶既取醢芽置筭其
中其齊蔥白色入焉今謂之帶醢酒豈其所謂盎齊

耶冬一月春秋二十日夏十日醢色變而微赤豈其
所謂醢齊耶冬三十五日春秋二十五日夏十五日
外撥開醢面觀之上清下沉豈其所謂沈齊耶今朝
廷因事而醢造者蓋事酒也今踰歲成熟烝醢者蓋
昔酒也同天節上壽照所供臘醢酒者皆冬醢夏成
蓋清酒也此皆酒非所謂齊也是知齊者因自然之
齊故稱名酒者成就而人功爲多故享神以齊養人
以酒竊恐典禮如此又司罇彝曰醢齊縮酌盎齊沈
酌依經傳則泛齊醴齊以事酒和之用茅縮酌其盎
齊醢齊沈齊則以清酒和之不用茅縮酌如此則所
用五齊不多而供具亦甚易蓋醢酒料次不一此五
種者成而皆自然伏望聖斷以今之所造酒與典禮
相詳審或不至差謬乞自今年郊廟共奉上批嘉問

論證似有理趣今宗廟所實罇彝酒齊未備就且如其說用之於理無害然則當時蓋嘗施用而又前乎慶歷後乎大觀皆經講明具珂後記彌文祿容交舉並修要必不廢特建炎南渡之後有司失其職耳非故事也祖宗愍祀存古之意最為嚴重是說其有稽焉又曰慶歷元年十月十五日同判太常寺呂公綽言案開元禮崇祀錄昊天上帝皇地祇六罇太罇為上實以汎齊著罇次之實以醴齊犧罇次之實以醢齊壺罇次之實以汎齊山罇為下實以三酒配帝著罇為上實以汎齊犧罇次之實以醴齊象罇次之實以盎齊山罇為下實以清酒皆加明水明酒實於上罇五方北極天皇大帝神州地祇大明夜明太罇實以汎齊五星十二辰河漢象罇實以醢齊中官壺罇

五方山林川澤蜃罇並實以汎齊外官概罇五方丘陵墳衍原隰散罇並實以清酒衆星散罇實以旨酒皆用明酒各實於上罇宗廟每室設尊彝黃彝著罇之上罇皆實以明水黃彝實鬱鬯著罇實以醴齊又司烜氏以鑑取明水於月鄭康成云鑑類取水者世謂之方諸取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潔氣也臣謹以古制考五齊三酒即非難得之物將來郊廟祭享宜詔酒官依法制齊酒分實罇彝仍命有司取明水對明酒實於上罇或陰鑒方諸之類未能猝辨請如唐制以井水代之下博士議而奏曰比郊廟祠祀壇殿上一所設罇彝唯酌獻飲福二罇實以祠祭酒餘皆徒設器而不實以五齊三酒明水明酒誠於禮為缺然五齊三酒鄭康成注周禮唯引漢時酒名擬之而無

制造之法今欲仍舊用祠祭酒一等其壇殿上下罇
罍有司不得更設空器其明水明酒並以井水代之
其正配逐位酌獻飲福舊用酒二升者各增二升從
祀神位並用舊升數實諸罍罇配以明水明酒從之
既曰從其請則自慶歷以來雖欲用之而不能詳其
法矣此元豐呂嘉問之請所以有爲而發也還考元
豐元年七月二日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古之祭
祀以五齊薦諸神以三酒酌諸臣其用不同今罇雖
具均以法酒實之而無清濁厚薄之異是名物徒存
而亡其實也再詳五齊鄭氏以爲醴味與酒味異其
餘四齊味皆似酒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恭不尚味而
貴多品也若三酒則人所飲也事酒爲有事而新作
者即今卒造之酒昔酒久醞乃熟故名以昔二者色

皆白清酒久於昔酒故色清而味厚欲令法酒庫內
酒坊以見造到逐色酒實之從之則三酒當時尚未
備五齊固可從而知不知公弼之奏已後復曾講明
否禮文所之言乃在嘉問奏論五年之先則遐想中
間酒齊醞法之不講亦云久矣珂前記空罇似出有
司之各考之宣和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尚書省言潭
州奏春秋上下釋奠并祭社稷風雨師等合用罇齊
酒醴政和中儀曹曹洪考三禮圖罇受五斗之制遂
每罇用其數以一歲計之至用酒六百六十八石委
是虛費今在京釋奠正配位每罇設酒一升從祀每
位五合乞下諸路州軍依此從之則在承平時罇已
不盈矣慶歷公弼之言有司相承名爲看器則雖盡
空其罇固無怪云宣和之有司猶有取於節今祠祭

廼不然樽固皆有酒可實特先期緘餅缶以均奉祠者臺阜無遺焉是上不以費靳而下廼以私取不可之大者也

蕙田案岳氏論酒醴甚確勝于康成多矣

宋史樂志景祐親郊三聖並侑二首

莫幣廣安 千齡啟運二后在天嘉壇並侑億萬斯年

酌獻彰安 皇基締構帝祚靈長躬薦鬱鬯子孫保昌

常祀二首

太祖配位奠幣定安 翕受駿命震疊羣方侑祀上帝德厚流光

酌獻英安 誕受靈符肇基丕業配享潔尊永隆萬

葉

仁宗本紀寶元元年九月戊申詔應祀事已受誓戒而失虔恭者毋以赦原十一月戊申朝享景靈宮已酉享太廟及奉慈廟庚戌祀天地於圜丘大赦

寶元二年秋七月丁巳詔宗室遇南郊及乾元節恩許官一子餘五歲授官

慶歷元年十一月甲子朝享景靈宮乙丑享太廟奉慈廟丙寅祀天地於圜丘大赦改元十二月丙子加恩百官

禮志慶歷元年判太常寺呂公綽言歷代郊祀配位無側向真宗示輔臣封禪圖曰嘗見郊祀昊天上帝不以正坐蓋皇地祇次之今修登封上帝宜當子位太祖太宗配位宜比郊祀而斜置之其後有司不諭先帝以告

成報功酌宜從變之意每郊儀範既引祥符側置之文又載西向北上之禮臨時擇一未嘗考定乃詔南郊祖宗之配並以東方西向爲定

呂公綽傳判太常寺兼提舉修祭器公綽以郊廟祭器未完制度多違禮請悉更造又以歲大中小祠凡六十一禘祫二祫獻興俯玉帛尊彝菁茆醢醢鍾石歌奏集爲郊祀總儀上之言古者天地宗廟日月五方百神之祀咸有尊罍五齊三酒分實其中加明水明酒以達陰陽之氣今有司徒設尊罍而酌用一尊非禮神之意宜案周禮實齊酒取火於日取水於月因天地之潔氣又言祖宗配郊當正位今側鄉之非所以示尊嚴也

禮志慶歷三年禮官余靖言祈穀祀感生帝同日其禮

當異不可皆用四圭有邸色尚赤乃定祈穀明堂蒼璧尺二寸感生帝四圭有邸朝日日圭夕月月圭皆五寸從祀神州無玉報社稷兩圭有邸祈不用玉

仁宗本紀慶歷四年春正月辛卯太常禮儀院上新修禮書及慶歷祀儀十一月壬午冬至祀天地于圜丘大赦七年十一月戊戌冬至祀天地于圜丘大赦

皇祐五年八月壬戌詔南郊以太祖太宗真宗並配十一月己巳祀天地于圜丘大赦

王洙傳皇祐五年有事于南郊勸上用新樂既而議者多非之卒不復用

胡宿傳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郊以二帝並配明年大旱宿言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也即建言並配非

古宜用迭配如初

嘉祐七年春正月乙亥詔南郊以太祖配為定制

禮志嘉祐六年諫官楊畋論水災繇郊廟未順禮院亦言對越天地神無二主唐始用三祖同配後遂罷之皇祐初三聖並侑後復迭配未幾復並侑以為定制雖出孝思然頗違經典當時有司失於講求下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曰推尊以享帝義之至也然尊尊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今三后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非所以寧神也請如禮官議七年正月詔南郊以太祖定配

王珪傳先是三聖並侑南郊珪言三后並配所以致孝而瀆乎饗帝于是專以太祖侑于郊

五禮通考卷第十二

淮陰吳玉摺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十三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安元 李森總督隸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貢 士 吳江顧我鈞 參校

吉禮十三

園丘祀天

宋史英宗本紀治平二年十一月壬申有事南郊大赦 辛巳加恩百官

宗室傳治平將郊而雨或議改祫享英宗訪諸宗晟對曰陛下初郊見上帝盛禮也豈敢改卜至誠感神在陛下精意而已帝嘉納及郊雨霽

文獻通考英宗治平二年合祭天地於南郊以太祖配故事皇帝將就版位祠官回班向皇帝須就位乃復侍臣跪讀冊至御名則興至是詔以尊奉祠勿回班及興

時呂公著攝太僕卿參乘爲上言仁宗親祠撤黃道以登虛小次不入上皆循用之

正月上辛祈穀慶歷用犢一羊二豕二其日祀感生帝羊二豕二正配簠簋俎各增爲二前一日太祝讀祝視祭玉餘如冬至攝事三獻終禮生引司天監壘洗升詣四方帝神位上香奠幣爵并行一獻再拜復治平二年禮院言準閤門儀制祀天地致齋皇帝不遊幸作樂緣壽聖節在致齋內若用慶歷元年嘉祐七年元會例更用中辛當在十六日又十四日例詣慈孝等寺集禧觀行禮觀燈作樂若遣官攝事無不聽樂元日朝會壽聖節多與上辛相近常改用中辛非尊事天神之意嘉會合禮又不宜徹樂因詔遇元正御殿聖節上壽雖在上辛祠官致齋日亦用樂大宴移日或就賜

宋史神宗本紀熙寧元年十一月丙戌朝享太廟遂齋於郊宮廢青城後苑丁亥祀天地於圜丘大赦羣臣進秩有差

文獻通考神宗熙寧元年詔令兩制以上至臺諫官與太常禮院同詳定今年冬至當與未當親行郊禮

翰林學士承旨王珪上議曰案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傳謂不敢以卑廢尊是則居喪而可得見天地也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預以謂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當如舊是則居喪而可得見宗廟也周公稱商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答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者

杜預又謂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既葬而服除諒
闇以居心喪不與士庶同禮也然則服除之後郊廟
之祭可勿舉乎南齊以前人君嗣位或仍前郊之年
或別自爲郊下有司議而王儉乃援晉宋以來皆改
元即郊而不用前郊之年自漢文以來皆即位而謁
廟至唐德宗以後亦踰年而行郊況本朝景德二年
真宗居明德皇太后之喪既易月而服除明年遂享
太廟而合祀天地於圜丘伏請皇帝將來冬至躬行
郊廟之禮其服冕車輅儀物音樂緣神事者皆不可
廢詔恭依典禮其車服儀物除神事外令太常禮院
詳定以聞禮院看詳欲乞除郊廟及景靈宮禮神用
樂外所有鹵簿鼓吹及樓前宮架諸軍音樂皆備而
不作其逐處警場止鳴金鉦鼓角從之

十一月帝齊於郊宮罷臨觀闕不幸苑囿

故事車駕至青城少休即召從臣幸後苑閱水嬉復
登端門觀太常警嚴至是帝精意奉祀悉罷遊觀遂
減徹門闕亭苑省草木禽獸千七百餘事至十年又
罷去寢殿後至寶華門花磚砌道著爲定制

司馬光傳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
金帛詔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
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
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
急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爭議不已
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

宋史禮志熙寧四年參知政事王珪言南郊乘輿所過
必勘箭然後出入此師行之法不可施於郊祀禮院亦

言於是凡車駕出入門皆罷之六年以詳定所請又罷太廟及宣德朱雀南薰諸門勘契又皇帝自大次至版位內臣二人執翟羽前導號曰拂翟失禮尤甚請除之神宗本紀熙寧六年春正月辛亥復僖祖爲太廟始祖以配感生帝

宋喬年傳喬年父充國知太常禮院英宗祔廟議者欲祧僖祖藏夾室充國請配感生帝爲宋始祖從之七年十一月己未祀天地于圜丘赦天下十二月丁卯文武官加恩

禮志熙寧七年詔中書門下參定青城殿宇門名先是每郊撰進至是始定名前門曰泰禋東偏門曰迎禧正東門曰祥曦正西門曰景曜後三門曰拱極內東側門曰寅明西側門曰肅成殿曰端誠殿前東西門曰左右

嘉德便殿曰熙成後園門曰寶華著爲定式

沈括傳括爲館閣校勘刪定三司條例故事三歲郊丘之制有司案籍而行藏其副吏沿以干利壇下張幔距城數里爲園圍植采木刻鳥獸綿絡其間將事之夕法駕臨觀御端門陳仗衛以閱嚴警遊幸登賞類非齋祠所宜乘輿一罷而百工侍役者六七十輩括考禮沿革爲書曰南郊式即照令點檢事務執新式從事所省萬計神宗稱善

文獻通考楊氏曰愚案注疏云齋於路寢之室唐禮散齋於別殿致齋二日於太極殿又一日於行宮國朝冬祀天禮唯太祖皇帝乾德六年十一月之禮可爲後世不易之法其後有司建明非一大概宿齋三日內一日於大慶殿一日於太廟一日於青城高宗

中興之後檢會熙寧在京青城內殿宇門名如曰泰
裡曰承和之類悉遵舊式其制可謂周備矣然令儀
鸞司預先體倣青城制度絞縛其行事執事陪祠官
宿齋幕次亦隨宜絞縛又何其簡畧也元豐四年十
月八日禮官言古之王者行則嚴輿衛處則厚宮闕
所以示威重備非常也故周禮王會同則爲壇宮食
息則設帷宮漢祀甘泉則有行宮至於江左亦有瓦
殿本朝沿唐舊制親祀南郊行宮獨設青城幔殿宿
者有風雨之憂而又無望祭之位且青城之費歲以
萬數臣等欲乞倣青城之制創立齋宮一勞而省重
費或遇風雨可以行望祭之禮詔送太常禮院候脩
尚書省了日取旨是神宗皇帝有意乎立齋宮矣但
以修尚書省未畢而猶有所待也其後哲宗皇帝既

建齋宮謂臣下曰三歲一郊青城之費縑帛三十餘
萬工又倍之易以屋室一勞永逸所省多矣又徽宗
皇帝修建南北郊齋宿宮殿南郊曰齋宮北郊曰帷
宮有司請曰事體如一而名稱不同宜並稱齋宮從
之祖宗典故粲然可考今青城制度尚沿襲舊例而
未革蓋亦推廣祖宗之意立爲齋宮無事則嚴其扃
鐃以待乘輿致齋之日而居焉暫勞而永逸一也宿
者無風雨之憂或遇風雨則可以行望祭之禮二也
事有關係甚重循習甚久斷然在所當革而無疑者
其此之謂乎

馬氏曰會要載中書門下奏定南郊青城內殿宇門
名其事在熙寧七年然楊氏所云元豐四年禮官請
創立齋宮詔候修尚書省了日取旨則知齋宮元豐

時尚未建而熙寧七年所奏定殿宇之名乃慢殿也然神宗即位初郊齋於郊宮罷臨觀闕不幸他苑遂減徹亭苑省草木禽獸千七百餘事以是觀之則知青城行宮苑囿遊觀之所畢備而獨未建齋殿誠爲缺典

神宗本紀熙寧十年十一月甲戌祀天地於圜丘赦天下十二月甲申文武官加恩

元豐元年春正月戊午命詳定郊廟禮儀九月詔祀天地及配帝並用特牲

禮志元豐元年二月詔內壝之外衆星位周環每二步植一杙繚以青繩以爲限域既而詳定奉祀禮文所言周官外祀皆有兆域蓋設一位而已後世因之稍增其制

文獻通考東漢壇位天神從祀者甚衆至一千五百一十四神故外設重營以爲等限日月在中營內南道而北斗在北之西至於五星中官宿之屬則其位皆中營二十八宿外官星之屬則其位皆外營然則爲重營者所以等神位也唐因齊隋之制設爲三壝天神列位不出內壝而御位特設於壇下之東南若夫公卿分獻文武從祀與夫樂架饌幔則皆在中壝之內而大次之設乃在外壝者所以序祀事也蓋古者神位寡祀事簡故兆守有域以爲遮列厲禁而已後世神位既衆祀事亦繁故爲三壝以嚴內外之限國朝郊祀壇域率循唐制雖儀注具載圜丘三壝每壝三十五步而有司乃以青繩代內壝誠不足以等神位序祀事嚴內外之限也伏請除去青繩如儀注爲三壝從之

宋史神宗本紀元豐二年秋七月丁亥詳定郊廟禮儀
四年夏四月己巳詔罷南郊合祭天地九月詳定郊廟
奉祀禮儀

歷代名臣奏議元豐四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陸佃上
議曰冕服有六而周官弁師云掌王之五冕則大裘與
袞同冕矣故禮記曰郊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璫十
有二旒則天數也又曰服之襲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
充故大裘不裼此明王服大裘以袞衣襲之也先儒或
謂周祀天地皆服大裘而大裘之冕無旒非是矣蓋古
者裘不徒服則其上必皆有衣故曰緇衣羔裘黃衣狐
裘素衣麕裘如郊祀徒服大裘則是表裘以見天地表
裘不入公門而乃欲以見天地可乎且先王之服冬裘
夏葛以適寒暑蓋未有能易之者也郊祀天地有裘無

袞則夏祀赤帝與夏至日郊祭地示亦將被裘乎然則
王者冬祀昊天上帝中裘而表袞明矣至於夏祀天神
地示則去裘服袞以順時序周官曰凡四時之祭祀以
宜服之明夏必不衣裘也或曰王被袞以象天此魯禮
臣以爲記曰周之始郊日以至王被袞以象天則豈得
以爲魯哉或曰祭天尚質故徒服大裘王被袞則非所
以尚質臣以爲謂之尚質者明有所尚而已不皆用質
也如蒼璧以禮天黃琮以禮地旂有十二旒龍章設日
月此豈用質也哉故曰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
矣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璫
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
天也夫理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當也今欲冬至禋祀
昊天上帝服裘被袞其餘祀天及祠地示並請服袞去

四十五
裘各以其宜服之

石林燕語故事南郊車駕服通天冠絳紗袍赴青城
祀日服靴袍至大次臨祭始更服衮冕元豐中詔定
奉祀儀有司建言周官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
禮記郊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王肅援家語臨燔祭
脫衮冕蓋先衮而後裘因請更製大裘以衮用於祀
日大裘用於臨祭議者頗疑家語不可據黜之則周
官禮記所載相牴牾時陸右丞佃知禮院請服大裘
被以衮遂爲定制大裘黑羔皮爲之而緣以黑繒乃
唐制也

蕙田案大裘衮冕之說至農師乃定不可易
也

宋史神宗本紀元豐六年十一月癸卯加上仁宗英宗

謚丙午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赦天下

禮志元豐六年十一月四日齋於南郊之青城五日冬
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太祖配是日帝服韡袍乘輦
至大次有司請行禮服大裘被衮冕以出至壇中壝門
外殿中監進大圭帝執以入宮架樂作至午階下版位
西向立樂止禮儀使贊曰有司謹具請行事宮架奏景
安之樂文舞作六成止帝再拜詣壘洗宮架樂作至洗
南北向樂止帝搢圭盥帨訖樂作至壇下樂止升午階
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殿中監進鎮圭嘉安樂作詣上
帝神坐前北向跪奠鎮圭於纁藉執大圭俛伏興搢圭
跪三上香奠玉幣執圭俛伏興再拜內侍舉鎮圭授殿
中監樂止廣安樂作詣太祖神坐前東向奠圭幣如上
帝儀登歌樂作帝降壇樂止宮架樂作還位西向立樂

止禮部尚書戶部尚書以下奉饌俎宮架豐安樂作奉奠訖樂止再詣壘洗帝搢大圭盥帨洗爵拭爵訖執大圭宮架樂作至壇下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登歌禧安樂作詣上帝神坐前搢圭跪執爵祭酒三奠訖執圭俛伏興樂止大祝讀冊帝再拜訖樂作次詣太祖神坐前如前儀登歌樂作帝降自午階樂止宮架樂作還位西向立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樂止亞獻盥帨訖正安樂作禮畢樂止終獻行禮並如上儀獻畢宮架樂作帝升自午階樂止登歌樂作至飲福位樂止禧安樂作帝再拜搢圭跪受爵祭酒三啐酒奠爵受俎奠俎受搏黍豆再受爵飲福訖奠爵執圭俯伏興再拜樂作帝降還位如前儀禮部戶部尚書徹俎豆禮直官曰賜胙行事陪祀官再拜宮架宴安樂

作一成止宮架樂作帝詣望燎位南向立樂止禮直官曰可燎俟火燎半柴禮儀使跪奏禮畢宮架樂作帝出中壝門殿中監受大圭歸大次樂止有司奏解嚴帝乘輿還青城百官稱賀於端誠殿有司轉仗衛奏中嚴外辦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至玉輅所侍中跪請降輿升輅帝升輅門下侍郎奏請進行又奏請少駐宣侍臣乘馬將至宣德門奏采齊一曲入門樂止侍中請降輅赴幄次有司奏解嚴帝常服乘輿御宣德門肆赦羣臣稱賀如常儀禮部太常寺上親祀儀並如南郊其攝事准改舞名及不備官其籩豆樂架玉幣之數盡如親祀是歲十一月甲辰冬至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始罷合祭不設皇地祇位

文獻通考元豐六年冬至郊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始罷合祭不設皇地祇位先是樞密院陳襄等詳定郊廟禮文上言曰伏承聖意以天地合祭於圜丘為非典禮之正詔令更定臣謹案周禮大司樂以圜鐘為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鐘為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祭地示夫祀必以冬日至者以其陽氣來復於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鐘於震之宮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之圜鐘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一之變圜鐘為宮三變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各一變合陽奇之數也祭必以夏日至者以其陰氣潛萌於下地之始也故宮用林鐘於坤之宮以其萬物致養於坤也而謂之函鐘者取其容以象地也四二之變函鐘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各二變合陰偶之數也又大宗伯以禋祀實柴橧燎祀其在天者而以

蒼璧禮之以血祭沈薶醢辜祭其在地者而以黃琮禮之皆所以順其陰陽辨其時位倣其形色此二禮之不得不異也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示出得以通精誠而逆福釐以生蒸民以阜萬物此百王不易之禮也去周既遠先王之法不行漢元始中姦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平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共犢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闊一時之舉也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定垂之本朝未遑釐正恭唯陛下恢五聖之述作舉百王之廢墜臣以為已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別祀伏望陛下每遇親祠之歲先以夏日至祭地示於方丘然後以冬日至

祀昊天於園丘此所謂大者正也然議者或謂先王之禮其廢已久不可復行古者齋居近古者致齋路寢儀衛省用度約賜予寡故雖一歲徧祀而國不費人不勞今也齋居遠儀繁用度廣賜予多故雖三歲一郊而猶或憚之況一歲而二郊乎必不獲已則三年而迭祭或如後漢以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或如南齊以上辛祀昊天而次辛瘞后土不亦可乎臣竊謂不然記曰祭不欲踈踈則怠夫三年迭祭則是昊天大神六年始一親祀無已怠乎記曰大事必順天時二至之郊周公之制也捨是而從後王之失可謂禮與彼議者徒知苟簡之便而不睹尊奉之嚴也伏惟陛下鑒先王已行之明效舉曠世不講之大儀約諸司儀衛而幸祠宮均南郊之賜予以給衛士蠲青城不急之務損大農無名之費使

臣得以講求故事參究禮經取太常儀注之文以正其訛謬稽大駕鹵簿之式以裁其繁冗唯以至恭之意對越大祇以迎至和格純嘏庶成一代之典以示萬世又曰臣某等唯本朝冬至祀天南郊夏至祭地北郊每歲行之皆合於古猶以有司攝事爲未足以盡志於是三年一郊而親行之夫三年一郊而親行之蓋所謂因時制宜者也施之於今誠不可易唯合祭之禮在所當正禮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所以然者告祖爲配之謂也又曰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太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所以然者先卑後尊之謂也臣等推古以知今推諸侯以知天子欲乞每遇親郊七日戒之後三日宿之時宿太廟以告宿北郊以祭宿南郊以祀所以先太廟者告祖爲

配也所以先北郊者先卑後尊也雖然自北郊至南郊相去為遠則中道不可以無舍請為帷宮止而後進如允所奏乞下有司施行

禮後漢因祠南郊即祠北郊明堂世祖廟及太廟謂之五大供唐因祀南郊即祀太清宮及太廟

謂之三大禮本朝三歲郊祀必先景靈宮及太廟蓋因前制然每歲夏至於北郊自有常祠祀兼常歲有司攝事於南郊亦不合祭天地其合祭之意止緣親祀欲徧及兩若以親祀欲徧及之則因南郊同時告祭北郊自因舊儀亦不肯違禮意近於可行伏乞更賜參酌施行

於是詔禮官講

求翰林學士張璪以為冬至祀天夏至祀地不易之理今祀地欲改用他月無所據依必不得已宜於郊祀之歲夏至之日盛禮容興樂舞一如南郊之儀命宰攝事而王存曾肇言今北郊常差中書門下官乃冢宰之任樂舞之類亦開元開寶舊禮所載特近世廢缺二者皆有司攝事常行之典未足以代親祀之重恐於父天母地之文有所未順判太常寺陳薦言議者以天地合祭始於王莽故欲罷之臣案周頌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

也漢郊祀歌曰唯泰元尊媼神蕃釐泰元天也媼神地也又曰涓選休成天地並况此天地同祀可以概見恐非是王莽始也議者又謂方丘之祀盛夏不躬行宜選冢宰攝祀亦恐未必合古然終不若天地合祭也乞且循舊制知禮院曾肇言今冬至若罷合祭而夏至又使有司行事則於父母天地之義若有隆殺願陛下遇親祀南郊之歲以夏至日躬款北郊以合先王之制遂詔罷南郊合祭親祀北郊並依南郊儀如不親祀上公攝事

蕙田案此元豐一議也陳襄之言據經考正精確詳明千古定論神宗罷南郊合祭親祀北郊亦曠代卓識惜終未之行耳又案陳薦主合祭之議乃引漢郊祀歌泰元媼神之

詞爲天地同祀之證夫漢南北郊之禮雖未
正然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尚存分祭之意固
未嘗合也至於泰元媼神乃方士亳忌天一
地一泰一荒誕不經之舉班志所載即祀三
一之樂章與祭天地何涉援以爲證不亦異
乎

自元豐元年上命樞密直學士陳襄等詳定郊廟奉祀
禮文大正歷代典禮之失至是歲親祀圜丘始用新儀
國朝親郊止服衮冕至是稽古始加服大裘而被以衮冕

詳定禮文所議禮記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祭
天地之牛角繭栗配位亦特牲書曰用牲於郊牛二
是也宋朝儀注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之位各
設三牲俎非尚質貴誠之義請親祀圜丘方澤正配

位皆用犢不設羊豕俎及鼎匕有司攝事亦如之郊
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禋因白木以素爲
質今郊祀簠簋罇豆皆非陶又用龍杓未合禮意請
圜丘方澤正配位所設簠簋罇豆改用陶器仍以櫛
爲杓祀天之有禋柴禋祭地之有瘞血享廟之有裸
鬯皆歆神之始非謂於祭之末燔燒胙餘也至後世
之燔瘞牲幣於祭末而不知致神於其始則是備於
後而缺於先也請南北郊先行升煙瘞血之禮至薦
奠禮畢即如舊儀於壇坎燔瘞牲幣北郊祭皇地祇
及神州地祇當爲坎瘞埋今乃建壇燔燎祝版攷先
儒所說地祇即無燔燎之文請祭皇地祇祝版牲幣
並瘞於埴不設燎壇熙寧祀儀唯昊天上帝皇地祇
高禪燎瘞犢首自感生帝神州地祇而下皆不燔瘞

牲體殊不應禮又案周禮羊人祭祀割羊牲登其首禮記曰升首報陽也首爲陽則脅與髀爲陰可知矣報陽宜以陽報陰宜以陰各從其類也請自今天上帝感生帝皆燔牲首以報陽皇地祇神州地祇太社太稷凡地祇之祭皆瘞牲之左髀以報陰凡薦享太廟皆升首於室

又言臣等見親祀南郊儀注並云祀前三日儀鑾司鋪御座黃道褥謹案唐故事郊壇宮廟內壇及殿庭天子步武所及皆設黃道褥壇上立位又施赤黃褥將有事命撤之武德正觀之制用紫至德以來用黃開元禮開寶通禮郊廟並不設黃道褥太常因革禮曰舊制皇帝升壇以褥藉地象天黃道太祖命撤之設拜於地和峴乞宣付史館天聖二年儀注又增設

郊壇壇門道北御座黃道褥康定初有司建議謂配帝褥用緋以示損於天地而自小次之前至壇上諸位其道褥以黃蓋非典禮是歲有詔自小次至壇下撤黃道臣等伏詳禮記郊祭之日祀埽反道鄭氏注謂刻令新土在上也其藉神席天地尚質則用蒲越藁韞宗廟尚文則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而已天子受胙乃有席周禮司几筵所謂胙席是也今來郊壇黃道褥欲更不設

宋史禮志詳定禮文所言古者祭祀用牲有豚解有體解薦腥則解爲十一體今親祠南郊正配位之俎不殊左右胖不分貴賤無豚解體解之別請郊廟薦腥解其牲兩體兩肩兩脇并脊爲七體左右胖俱用其載于俎以兩體左端兩肩兩脇次之脊居中皆進末至薦熟沉

肉於湯止用右胖髀不升俎前後肱骨離為三曰肩臂
肱後髀股骨去體離為二曰肫肫前脊謂之正脊次直
謂之脰脊闊於脰脊謂之橫脊皆二骨脇骨最後二為
短脇旁中二為正脇最前二為代脇若升俎則肩臂肫
在上端膊肫在下端脊脇在中央其左之序則肩臂肫
正脊脰脊代脇短脇膊肫凡十一體而骨體升俎進神
坐前如少牢禮皆進下其牲體各預以半為腥俎半為
熟俎腸胃膚俎亦然又請親祠飲福酒訖倣儀禮佐食
搏黍之說命太官令取黍于簋搏以授祝祝受以豆以
嘏乎皇帝而無嘏辭又本朝親祠南郊習儀於壇所明
堂習儀于尚書省以遠神為恭又賜胙三師三公侍中
中書令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知樞密同知院事

禮儀儀仗鹵簿頓遞使牛羊豕肩臂肫各五太子三師
三少特進觀文大學士學士御史大夫六尚書金紫銀
青光祿大夫節度使資政殿大學士觀文翰林資政端
明龍圖天章寶文承旨侍講侍讀學士左右散騎常侍
尚書列曹侍郎龍圖天章寶文直學士光祿正議通議
大夫御史中丞太子賓客詹事給事中中書舍人節度
觀察留後左右諫議龍圖天章寶文待制太中中大夫
秘書殿中丞太常宗正卿牛豕肩臂肫各三入內侍
省押班副都知光祿卿監禮官博士牛羊脊脇各三太
祝奉禮司尊彝郊社太廟宮闈令監牲牢供應祠事內
官羊髀膊肫三應執事職掌樂工門幹宰手馭馬馭車
人並均給脾肫膾及腸胃膚之類

蕙田案禮志此條即神宗紀元年九月詔用

特牲之事而年月互異必有一誤今姑依次

編入

輿服志元祐元年禮部言元豐所造大裘雖用黑羊皮乃作短袍樣襲於衮衣之下仍與衮服同冕未合典禮下禮部太常寺共議上官均吳安詩常安民劉唐老龔原姚勔請依元豐新禮丁薦請循祖宗故事王愈請倣唐制朱光庭周秩請以元衣襲裘獨禮部員外郎何洵直在元豐中嘗預詳定以陸佃所議有可疑者八案周禮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郊祀裘冕二人既云衮冕又云裘冕是衮與裘各有冕乃云裘與衮同冕當以衮襲之裘既無冕又襲於衮中裘而表衮何以示裘衮之別哉古人雖質不應以裘爲夏服蓋冬用大裘當暑則以同色繒爲之記曰郊祭之日王被

衮以象天若謂裘上被衮以被爲襲則家語亦有被裘象天之文諸儒或言臨燔柴脫冕著大裘或云脫裘服衮蓋裘衮無同冕兼服之理今乃以二服合爲一可乎且大裘天子吉服之最上若大圭大路之比是裘之在表者記曰大裘不裼說者曰無別衣以裼之蓋他服之裘褻故表裘不入公門事天以報本復始故露質見素不爲表褻而冕亦無旒何必假他衣以藩飾之乎凡裘上有衣謂之裼裼上有衣謂之襲襲者裘上重二衣也大裘本不裼鄭志乃云裘上有元衣與裘同色蓋趙商之徒附會爲說不與經合襲之爲義本出於重沓非一衣也古者齋祭異冠齋服降祭服一等祀昊天上帝五帝以裘冕祭則衮冕齋故鄭氏云王齋服衮冕是衮冕者祀天之齋服也唐開元及開寶禮始以衮冕爲齋服

裘冕爲祭服兼與張融臨燔柴脫衮服裘之義合請從唐制兼改製大裘以黑繒爲之佃復破其說曰夫大裘而冕謂之裘冕非大裘而冕謂之衮冕則裘冕必服衮衮冕不必服裘今特言裘冕者主冬至言之周禮司裘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則祀地不服大裘以夏日至不可服裘故也今謂大裘當暑以同色繒爲之尤不經見兼裼襲一衣而已初無重沓之義被裘而覆之則曰襲袒而露裘之美則曰裼所謂大裘不裼則非衮而何玉藻曰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明不裼而襲也充美也鄭氏謂大裘之上有元衣雖不知覆裘以衮然尚知大裘不可徒服必有元衣以覆之玉藻有尸襲之義周禮裘冕注云裘冕者從尸服也夫尸服大裘而襲則王服大裘而襲可知且裘不可以徒服故被以衮

豈借衮以爲飾哉今謂祭天用衮冕爲齋服裘冕爲祭服此乃襲先儒之謬誤後漢顯宗初服日月星辰十二章以祀天地自魏以來皆用衮服則漢魏祭天嘗服衮矣雖無大裘未能盡合于禮固未嘗有表裘而祭者也且裘內服也與袍同袍褻矣而欲禪以祭天以明示質是欲袂衣以見上帝也洵直復欲爲大裘之裳纁色而無章飾夫裘安得有裳哉請從先帝所志其後詔如洵直議去黑羊皮而以黑繒製焉

蕙田案陸農師論大裘而冕及大裘不裼可稱千古定論何洵直不能再置一辭矣惜當日竟從何議遂使元豐盛事不久而變惜哉

淮陰吳玉搢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十四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李太保總纂錄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貢士

吳江顧我鈞

吉禮十四

圜丘祀天

宋史哲宗本紀元祐七年九月戊戌詔冬至日南郊宜依故事設皇地祇禮畢別議方澤之儀以聞十一月庚寅帝齋大慶殿辛卯朝獻景靈宮壬辰饗太廟癸巳祀天地于圜丘赦天下中外羣臣加恩

文獻通考先時元祐五年五月夏至祭皇地祇命尚書右丞許將攝事將言王者父天母地三歲冬至天子親祠徧享宗廟祀天圜丘而夏至方澤之祭乃止遣上公則皇地祇遂永不在親祠之典此大闕禮望

博詔儒臣講求典故明正祀典爲萬世法詔禮部太常寺及兩省侍從官集議以聞于是翰林學士兼侍讀顧臨等八人請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俟將來親行北郊之禮則合祭可罷臨與祖禹又言天地特祭經有明文然自漢以來千有餘年不能行之矣宋興一祖六宗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唯元豐六年一郊耳去所易而就所難虛地祇之大祭失今不定後必悔之吏部侍郎范純禮彭汝礪戶部侍郎范子奇禮部侍郎曾肇刑部侍郎王觀豐稷權知開封府韓宗道樞密都承旨劉安世中書舍人孔武仲陳軒太常少卿盛陶字文昌齡侍御史王畏監察御史董敦逸黃慶基左司諫虞策禮部郎中孫路員外郎歐陽棐太常丞韓治博士朱彥宋景年閻本等二十二人

晉主北郊之議而武仲又請以孟冬純陰之月詣北郊親祠如神州地祇之祭杜純議請南郊之歲設壇祠位於苑中置燿火夏至命上公攝事每獻舉燿火詔依王欽臣議宜如祖宗故事並祭天地一次汝礪肇復上疏論合祭非是文多不載九月三省上顧臨等議太皇太后曰宜依仁宗皇帝故事呂大防言國朝以來大率三歲一親郊並祭天地宗廟因行赦宥頒賞軍士遂以爲常今諸儒獻議欲南郊不設皇地祇位唯祭昊天上帝于祖宗之制未見其可蘇轍曰自熙寧十年神宗皇帝親祠南郊合祭天地今十五年矣皇帝即位又已八年未嘗親見地祇乃朝廷缺典不可不正范百祿言園丘無祭地之禮記曰有其廢之莫可舉也先帝所廢稽古據經未可輕改大防

又言先帝因禮文所建議遂令諸儒議定北郊祀地之禮然未經親行今皇帝臨御之始當親見天地而地祇之位獨不設恐亦未安況本朝祖宗以恩霈四方慶賚將士非三歲一行則國力有限今日宜爲國事勉行權制俟異時議定北郊制度及太廟享禮行之未晚太皇太后以呂大防之言爲是而蘇頌鄭雍皆以古者人君嗣位之初必郊見天地今皇帝初郊而不祀地恐未合古乃下詔曰國家郊廟特祀祖宗以來命官攝事則三歲一親郊則先享清廟冬至合祭天地於圜丘元豐間有司援周制以合祭不應古義先帝乃詔定親祠北郊之儀未之及行是歲郊祀不設皇地祇之位而宗廟之享率如權制朕方修郊見天地之始其冬至日南郊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

皇地祇位以嚴並況之報厥後躬行方澤之祀則修元豐六年五月之制俟郊禮畢集官詳議典禮以聞歷代名臣奏議劉安世上議畧臣等昨奉詔旨講議大典皆祖周制而或者欲于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地祇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可以免盛暑舉事之勞夫神州地祇乃天子建都之所一方之神爾非皇地祇之比也或者又欲于夏至之日上不親郊止設燿火天子望祀于禁中如西漢行宮故事此皆出于臆說違經害義不可施行臣等更不復議內有蘇軾一狀最爲強辯案軾以爲合祭圜丘于禮爲得不可復有改更臣等謹案周禮天子親祀上帝一歲凡九國朝因前代之制三歲方一郊天仍于其間或用他禮比之周室固以踈闊苟更因循謬誤不加考正則何

以副聖上嚴禋之意哉夫祭祀之禮莫大于天地孝經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二儀敵體禮宜均一豈可親祠乃有隆殺古者謂求神以類繫辭曰乾爲天陽物也故祭之于冬至一陽生之日就國之南圜丘以行禮牲牢器幣樂舞皆尚陽數坤爲地陰物也故祭之于夏至一陰生之日就國之北方澤以行禮牲牢器幣樂舞皆尚陰數此所謂求神以類者也今議者猥用王莽不經之說至引夫婦同牢私媒之語黷亂天地臣等雖謏陋決不可從非禮之禮秦漢而下去聖寢遠禮崩樂壞無能改革神宗詔有司稽考未遑改制陛下繼志述事講究墜典此正方今之先務也議者乃引周頌昊天有成命以爲合祭之證竊詳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

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未嘗有合祭之文所謂郊祀天地乃後儒叙詩者之辭耳非經語也蓋成周之世圜丘祭天歌此詩以爲樂章方澤祀地亦歌此詩以爲樂章而已非謂易北郊之祀使就享于南郊也借如其說臣等不敢別引他經止就周頌中舉詩以難之潛詩之序曰潛季冬獻魚春薦鮪也不識謂一祭耶抑二祭耶又豐年詩之序曰豐年秋冬報也噫嘻詩之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也如此之類未審止是一祭復爲二祭三詩即互用于異時則昊天有成命雖歌于圜丘豈不可用于方澤乎

彭如礪上南北郊分祭議畧臣聞禮者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故先王之交

于神明也既祭之以禮又求之以類其時日牲幣器服聲音顏色無或非其類者或非其類謂之非禮非禮之祭鬼神不享臣謹以一事明之春爲陽故以正月迎于東郊秋爲陰故以七月迎于西郊使迎春則在西郊而用秋之時迎秋則在東郊而用春之時樵野猶怪而況于鬼神乎夫天之與人非有異也今應祭方澤也而命于圜丘應用夏至也而用冬至蓋何以異此先皇帝欽若稽古是正太常今何疑何恤而欲紛更之也家人小祀尚慎廢舉天地重大豈容輕議臣聞之神無常享享于至誠天無私親親于有德朝廷誠能富民阜財明道崇義致帝者之用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宴也粢也則上帝是祐而諸福之物皆可畢致務改祀命實非所願惟朝廷慎之重之

反覆之務求至當以稱先帝所以尊奉聖靈之意焉又曰合祭之議臣等謂不可者二十二人謂可者八人楊子曰人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而占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在則人亡則書周禮聖人之言也合祭肇于漢末時其言甚不經朝廷制度考文方告之宗廟行之天地布之天下以憲萬世或委聖言而從不經不可也或曰合祭歷世行之莫之改也夫莫之改者猶行之不可也先帝既改之善矣欲變之不可也或曰親祀未能且從合祭可乎曰親祠非不可行以有事而攝焉亦禮也合祭非禮也舍禮不用而從非禮不可也夫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今議祭祀而不從禮議禮而不從經則是非並起終無所歸是

猶舍規矩而察方圓舍繩墨而觀曲直不可也
七年禮部侍郎曾肇上奏乞分祭畧曰伏以天地合
祭非先王禮學士大夫所共知之不待臣言而信也
然使合祭于承事神祇無不順之理雖非先王之禮
何為而不可行蓋以聖人之于祭求之于茫昧不可
知之中故必因其方順其時而用其類以致之是以
因高以事天因下以事地兆五帝于四郊朝日于東
夕月于西兆司中司命于南風師雨師于北兆山川
丘陵墳衍各因其方而春夏秋冬各順陰陽之性其
于祭事或燔或瘞或埋或沈以至圭璧幣牲坎壇樂
舞各從其類先王非苟為之以謂求之如此之盡然
後庶幾神之來享也苟為反是則其于格神也難矣
今論者以罷合祭則天子未有親見地祇之時夏至

親祀北郊則以五月行禮為難欲因南郊并舉地祭
此施于人事以求自便則可矣以此為親見地祇之
實則未也何則事之非其方致之非其類又違其時
施于羣小祀且猶不可況地祇之尊乎以此事地地
祇未必來享而便謂此為親見地祇之實此臣所未
諭也且屈已從神與屈神以從已二者孰安今以五
月行禮為難而引地祇以就冬祭苟從人事之便恐
失陛下恭事地祇之意此又臣所未諭也臣謂合祭
不可復親祀不可廢但當斟酌時宜省去繁文末節
則親祀之禮無不可為已于前狀論之矣

肇又奏曰南郊非祭地之處冬至非見地之時樂以
圜鍾為宮其變以六非致地祇之音燔柴升烟非祭
地祇之禮不問神之享與不享姑欲便于人事不近

于怠乎今世之人家有尊長所居異宮子弟致敬必即其處尚不敢屈致一堂况天子事地可不如家人之禮哉前日以合祭為非而罷之今日復行異日復罷謂神無象廢置自由不近于瀆乎陛下即位八年兩行明堂大亨之禮今茲有事南郊凡與天神舉皆從祀次第行之則將來郊祀之歲親祀北郊并及諸神固未為晚何遽為此舉以涉非禮之議哉况五月祭地前世之所常行本朝開寶中亦曾四月行雩祀之禮古人尚以六月出師孰謂夏至有不可行禮者哉

宇文昌齡傳昌齡遷太常少卿詔議郊祀合祭論者不一昌齡曰天地之數以高卑則異位以禮制則異宜以樂舞則異數至于衣服之章器用之具日至之

時皆有辨而不亂夫祀者自有以感于無自實以通于虛必以類應類以氣合氣然後可以得而親可以冀其格今祭地于圜丘以氣則非所合以類則非所應而求高厚之來享不亦難乎後竟用其議

蕙田案元祐再議主分祭者二十二人今可考其文者劉安世彭汝礪曾肇宇文昌齡四人其言皆質實典重俱有發明惜其餘之不盡見也

文獻通考南郊鹵簿使兵部尚書蘇軾奏臣謹案漢成帝郊祀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時揚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畧曰想西王母忻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處妃言婦女不當與齋祀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準故事郊祀既

成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况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齋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于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干勾當人施行取進止時軾為鹵簿使導駕內中朱紅車子十餘輛有張紅蓋者爭道亂行于乾時寺前軾于車中草此奏奏入上在太廟馳遣人以疏白太皇太后明日中使傳命申勅有司嚴整仗衛自皇后以下皆不復迎謁中道

宋史蘇軾傳是歲南郊軾為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赭繖犢車并青蓋犢車十餘爭道不避儀仗軾使御

營巡檢使問之乃皇太后及大長公主時御史中丞李之純為儀仗使軾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軾于車中奏之哲宗遣使齋疏馳白太皇太后明日詔整肅儀衛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謁哲宗本紀元祐八年四月丁巳詔南郊合祭天地罷禮部集官詳議

禮志元祐八年禮部尚書蘇軾復陳合祭六議令禮官集議以聞已而下詔依元祐七年故事合祭天地于南郊仍罷集議

文獻通考禮部尚書蘇軾言恭睹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享答實蒙休應然則圜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更改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圜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于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于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祀古者秋分夕月于西郊亦可謂陰時陰位矣至于從祀上帝則冬至而祀月于南郊議者不以為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圜丘獨以為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

王克商庚戌柴望祭上帝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畧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此知古者祀上帝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祭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殽為酒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嘉歌于秋可也歌于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于北郊獨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為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嘗采元始合祭故事謹案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制郊兆于洛陽為圜丘八陛中又為重壇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案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圜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為圜丘壇八階中又為重壇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于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之與廟皆有禘也禘于廟則祖宗合食于太祖禘于郊則地祇羣望皆合食于圜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之大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于圜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禘無量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為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勅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缺其皇地示宜就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後有事于圜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為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二明堂皇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廟者四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乃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宮享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

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歲行之不以為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祭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生唯以齊祭禮樂為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為常至于後世海內為一四方萬里皆聽命于上機務之繁億萬倍于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于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之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于地示則曰周禮不當祭于圜丘此何義也哉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祭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古之禮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未節則一歲可以不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為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為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帳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自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于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異事天則脩事地則簡是于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為繁文未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于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為踈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踈于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示必不顧享非所以為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為

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圜丘何獨不可乎十月親祀地十一月親祀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以示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燔火天子于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為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圜丘方澤皆親祭之為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乎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得歲徧是故徧于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于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于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為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祀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享以億寧上下神示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即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為當今軍國之患不可但執周禮更不論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以時決定取進止貼黃稱唐制將有事于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亦以為非三代之禮臣謹案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後郊亦三代之禮也

初詔議北郊典禮蘇軾主合祭之說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之說從之者四十人又有三人欲于十月以神州地示之祭易夏至方丘之祀又有一人欲

上不親祠而通燔火天子于禁中望拜既而朝廷復送下三狀再令詳定安世復議畧云蘇軾謂合祭圜丘于禮為得不可復改臣等謹案周禮天子親祀上帝凡九國朝三歲一郊固已踈闊豈可因循謬悞不加攷正古者求神以類天陽物也地陰物也歲月日時方位牲器樂舞皆從其類今議者于聖人成法則棄而不行猥用王莽不經之說至引夫婦同牢私褻之語黷亂天地又引昊天有成命之詩以為證臣等切詳此詩終篇未嘗有合祭之文序乃後儒之辭亦謂成周之世圜丘方澤各歌此詩以為樂章耳如潛之序曰季冬獻魚春薦鮪也豐年之序曰豐年秋冬報也噫嘻之詩曰春夏祈穀于上帝也如此之類不知為一祭耶抑二祭耶若郊祀賜予乃五代姑息之

弊法聖朝寬仁不欲遽罷若分而爲二何所不可議者乃欲因此造爲險語以動上聽又引禍福殃咎之說劫持朝廷必欲從己甚無謂也大抵臣等所守乃先王之正禮而蘇軾之議皆後世之便宜權之與正決不可合伏望聖慈詳審其當上以體神考之志下以正千載之惑不勝幸甚方送同議官簽書其徒馳告軾曰若劉承旨議上決恐難答時蘇轍爲門下侍郎遂白轍令請降旨罷議安世議竟不得上

蕙田案此元祐再議也蘇軾所發六議辨矣然衷而論之有十二失焉古者祭天特牲後世乃有從祀百神若果百神從祀則虞書類上帝之下不應又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矣軾乃以百神從祀之故謂皇地示亦宜從上

帝而合祭于圜丘其失一也謂古者秋分夕月于西郊亦可謂陰時陰位矣至于從祀上帝則冬至而禮月于南郊以破陽時陽位不可求陰之說夫既不以配月從祀之故而廢秋分之夕月何得以地示從祀之故而廢夏至之方澤耶其失二也告祭不及地示或經偶遺之昊天有成命不足爲郊祀天地之証劉安世之駁甚明軾引此爲証其失三也謂光武親誅莽亦采用元始合祭故事不當以莽爲不足法然沛公親滅秦而所用皆秦法非秦法果足尚也武王受命未遑制作必有待於周公今以光武襲莽故事遂謂不當以人廢其失四也漢魏及唐誰則能復古禮者

不以三代聖人爲法而以漢魏唐一切苟簡之世爲法其失五也又陳周禮今禮之別大意謂周禮必不可行今禮決不可改而不辨周禮之是與今禮之非其失六也謂今所行皆非周禮獨於祭地示欲從周禮爲非義則是孔子應以魯季世之禮爲禮而餼羊決不可復存其失七也謂古天子王畿不過千里故周禮可行後世四海爲一機務之煩億萬倍于古則周禮不可行然古之帝王或盤于遊畋或不遑暇食或總攬大綱而有餘或親決庶務而不足俱在人主之自爲而禮之可行不可行曾不在是軾之所言是不爲也非不能也其失八也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此後

世君日尊臣日卑之陋習也不改陋習而欲改古禮其失九也郊天祭地天子歲必親行三年一郊非禮之正今以是爲國朝之禮非子孫所可輕易者何其陋耶其失十也又謂盛夏出郊官兵暴露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是盛夏之日君若臣俱當棲遲偃仰而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也其失十一也又郊有肆赦有優賞諸軍有蔭補親屬有百官賜賚既知其非禮矣而曰一年再賞力將不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軾之意難于失人情而不難于改古禮抑亦異矣其失十二也至于六年一祭之議十月祭地之議禁中望祀之議說本悠謬原不足辯劉安世曰臣等

所守乃先王之正禮蘇軾之議皆後世之便
宜可謂得其情矣

明艾南英論宋天地合祭鳴呼始為天地合祭之說者誰歟何其鄙誕而不經也天地之形雖分而同屬于陰陽之氣則合陰陽之氣天與地皆在其中其分陰分陽者一氣而已天地之氣往而伸則為陽閉而息則為陰非天專有陽地專有陰也譬之人身一呼吸之間而已非以呼者專屬之精魂以其吸者專屬之骨骸也冬至祀天于南郊之圜丘所以迎陽氣之始也非祀天之形也一氣漸萌于黃鐘之宮地之陽氣與天俱升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夏至祀地于北郊之方澤所以迎陰氣之始也非祀地之形也霜露冰雪以漸而至天之陰氣亦自是始升矣天地可以形分而陰陽之氣不可以分屬天地南北郊之祭蓋分陰陽之氣而迎之非分天地而祀之也議者徒見孝經有父事天母事地之文遂有天地合祭若夫婦同牢之義而以人神禮之如是則所謂地者殆將姑嫜其貌勢必至如道家之妄于山川后土之神一切冠以天妃聖母碧霞元君之像而後已嗚呼何其鄙誕而不經歟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並舉郊社非大社也蓋指皇地祇而言以其為覆物載物之始故皆稱上帝然則南北郊之祭雖謂之皆祀天可也豈待後世紛更而配合之哉況器用陶匏牲用犢異于明堂之祭者不以人道事之而已而又為之合祭以類其配偶是以人道事天地也嗚呼何其誕歟至其最陋而不通于是南郊之壇其位次遍及于周天之宿北郊之壇及于嶽鎮海瀆丘陵墳衍是真以南北郊之祭為分祀天地之形無怪其亟亟然欲合之也有南郊而無北郊迎陽而不迎陰然則獨陽不生乾坤之策幾乎毀矣其何以配天立極為天下神明之主乎若夫萬乘之尊不可以暴暑推恩太繁六軍望倖大表不宜于仲夏之月以其小不便而廢先王對越天地之禮者其議乃出于宋之名臣嗚呼又何足怪也

觀承案父天母地乃實理亦實事六經言之
甚詳不但孝經也至王莽援之而謂夫婦同
牢父母可以合食因以為合祭天地之徵則
非耳前人論此已明東坡圜丘六議亦屬曲
說而違經不足論也艾氏說力主分祭極是
其謂冬至迎陽氣之始夏至迎陰氣之始非
祀天地之形則是迎氣之祭而非所謂大報
本反始矣兩郊之禮固非祀天地之形然天
高地下昭然在目不比他鬼神之有氣無形
則雖不以形祀亦豈徒以氣求者且謂分陰
陽之氣而迎之非分天地而祀之不適為合
祭者之藉口乎王者父天母地無時無處而
不然然猶虛而無迹惟郊祀之時乃盡其父

事母事之實說者欲破合食之論當曰一陽始生事天於南郊以就陽位乃所謂父事天也一陰始生祭地於北郊以就陰位乃所謂母事地也若合食於南郊則亂其陰陽之位是父天而亦父地矣且廢其北郊之祭是有父而已無母矣而謂父天母地也可乎是即以父天母地之義折之而合祭之非禮已立判矣又何待別爲之說哉

宗元案兩郊之宜分不宜合禮經既有明文前儒又有定論其是非得失本可一言而定漢唐以下尚紛然聚訟者是未窺大聖人制禮之精義而徒分爭於儀文器數之末牽引於箋疏紀志之文且但就兩郊分合論之而

不知總郊社禘嘗而思之耳虞書秩宗典朕三禮三禮者天神地示人鬼三才之禮也聖人制禮先洞徹乎三才一貫之大源而後定爲報本反始之三大祭欲合幽明上下而一之必先辨幽明上下而分之蓋人鬼則自親及尊由衆而萃於一天神地示則自尊及親由一而渙於衆故夫宗廟之禮以三爲五以五爲九進羣廟祧廟而合之太廟又進太廟而追所自出之一人則惟配以太祖一位而不及其餘此之謂自親以及尊而衆萃於一也於是達之天地而冬至祭天於南郊即以其太祖一人配而後分爲五帝六宗百神之羣祀則漸近於人矣夏至祭地於北郊亦以

其太祖一人配而後分爲山川社稷百族之羣祀則漸近於人矣此之謂自尊及親而一渙於衆也而皆配以太祖之一人則三才一貫矣夫配惟一人而自出昊天后土爲三大祭之主者其反容有二乎蓋禘與兩郊所以立三禮之大宗惟截然各爲一祭而不相混乃爲專志一心而格上下達幽明此聖人報本反始三大祭之精義也若兩郊可合則三禮已缺其一矣何以爲三才立極而成位於天地之中也哉因前人論郊祀分合者皆未及此義故略推言之

哲宗本紀紹聖元年五月甲寅右正言張商英言先帝謂天地合祭非古詔禮部太常詳議以聞

禮志紹聖元年以右正言張商英言先帝制詳定禮文所謂合祭非古據經而正之元祐之臣乃復行合祭請再下禮官議御史中丞黃履謂南郊合祭因王莽謚事元后遂躋地位合席同牢迨先帝親郊大臣以宣仁同政復用莽意合祀瀆亂典禮帝以詢輔臣章惇曰北郊止可謂之社黃履曰郊者交於神明之義所以天地皆稱郊社者土之神爾豈有祭大祗亦可謂之社乎乃以履奏送禮部太常寺權禮部侍郎盛陶太常丞王誼等言宜用先帝北郊儀注以時躬行罷合祭禮已而三省言合祭既非禮典但盛夏祭地祗必難親行詔令兩省臺諫禮官同議可親祀北郊然後罷合祭之禮曾布錢勰范純禮韓宗師王古并亮采常安民李琮虞策劉定傳楫黃裳豐稷葉祖洽等言互有是否蔡京林希蔡卞

黃履吳安持晁端彥翟思郭知章劉拯黃慶基董敦逸等請罷合祭詔從之然北郊親祀終帝之世未克舉云
文獻通考紹聖元年詔罷合祭天地自今因大禮之歲夏至之日躬祭地于北郊應緣祀事儀物及壇壝道路帷宮等宜令有司參酌詳具以聞蓋用蔡京等議然北郊親祠終帝世未克舉云

宋會要紹聖元年五月右正言張商英言神宗以歷代典禮訛謬謂合天地非古也據經而正之元祐之臣乃率其私意剗蕩前美既獲權且合祭指揮于前蘇軾又發六議于後太常博士陳祥道又以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之詩爲合不可破之論或折祥道曰審如子言則春夏祈穀于上帝豈以夏祈而合春乎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詩曰允猶翕河豈以海岳之祀而合于河乎

祥道屈無以對御史中丞黃履言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詩之終篇雖不言地而用可通是以序兼言之亦猶天作祀先王先公般巡守祀四岳河海詩不言其指皆同由是推之天地不可合祀亦昭然矣後黃履林希等議請罷合祭天地自後間因大禮歲以夏至之日親祠北郊其親祠北郊歲更不親祠南郊

蕙田案此紹聖三議也張商英黃履之言甚正然人主以親祠爲難古禮亦無復可說

哲宗本紀元符元年十一月甲子祀昊天上上帝于圜丘赦天下

禮志元符元年左司員外郎曾旼言周人以氣臭事神近世易之以香按何佟之議以爲南郊明堂用沉香本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于人親宜加雜

馥今令文北極天皇而下皆用濕香至于衆星之位香
不復設恐於義未盡于是每陛各設香又言先儒以爲
實柴所祀者無玉燹燎所祀者無幣今太常令式衆星
皆不用幣蓋出于此然考典瑞玉人之官皆曰圭璧以
祀日月星辰則實柴所祀非無玉矣燹燎無幣恐或未
然至是遂命衆星隨其方色用幣

樂志元符親郊五首

餘同咸平凡闕者皆用舊詞

降神景安

六變辭同

無爲靡遠深厚廣圻祭神恭在弁冕

袞衣粲盛豐美明德馨輝以祥以佑非眇專祈

升降乾安

豐洗飲福並奏

神靈擁衛景從雲隨玉色溫粹天

步舒遲周旋陟降皇心肅祇千靈是保百福攸宜

退文舞迎武舞正安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進旅退

旅萬舞有奕

徹豆熙安 陟彼郊丘大祀是承其豆孔庶其香始

升上帝時歆以我齊明卒事而徹福祿來成

送神景安 馨遺八尊器空二簋至祀至虔穹祇貺

祉

徽宗本紀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辛未出御製南郊親

祀樂章庚辰祀天地于園丘赦天下

范百祿傳是歲郊祀議合祭天地禮官以昊天有成命

爲言百祿曰此三代之禮奈何復欲合祭乎成命之頌

祀天祭地均歌此詩亦如春夏祈穀而歌噫嘻亦豈爲

一祭哉爭久不決質于帝前宰相曰百祿之言禮經也

今日之用權制也陛下始郊見宜以並事天地爲恭于

是合祭

文獻通考建中靖國元年詔初祀南郊權合祭天地于

園丘起居郎周常等以合祭爲非禮曾布主其說乃詔罷合祭

是歲帝初郊十一月戊寅玉輅至景靈宮行禮畢赴太廟大雪上遣內臣問二相若大風雪不止何以出郊右相曾布奏云郊禮尚在後日雪勢暴必不久況乘輿順動理無不晴若更大雪亦須出郊必不可升壇則須于端誠殿望祭此不易之理已降御札頒告天下何可中輟左相韓忠彥欲于大慶殿望祭布不可以爲若還就大慶是日却晴霽奈何議遂定中夜雪果止五更上朝享九室已見月色已卯黎明自太廟齊殿步出廟門升玉輅景色已開霽時見日色巳午間至青城晚遂晴五使巡仗至玉津園夕陽滿野庚辰四鼓赴郊壇行禮天色晴明星斗粲然五鼓二

府稱賀于端誠殿黎明升輦還內

盛陶傳召爲太常少卿議合祭天地請從先帝北郊之旨既而合祭陶即奉行亦不復辯執也

宋史樂志政和親郊三首

皇帝升降乾安 因山爲高爰陟其首玉趾躩如在帝左右帝謂我王予懷仁厚眷言顧之永綏九有配位酌獻大寧 於穆文祖妙道九德默契靈心肇基王迹啟佑後人垂裕罔極合食昭薦孝思維則於皇順祖積德累祥發源深厚不耀其光基天明命厥厚克昌是孝是享申錫無疆

蕙田案建中靖國元年所製即此樂章以政和紀年稍長遂書政和耳

徽宗本紀崇寧三年十一月丙申祀昊天上帝于園丘

大觀四年十一月丁卯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赦天下改明年元

政和三年十一月癸未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大赦天下
禮志政和三年詔有司討論壇壝之制十月禮制局言
壇舊制四成一成二十丈再成十五丈三成十丈四成
五丈成高八尺一寸十有二陛陛十有二級三壝二十
五步古所謂地上圜丘澤中方丘皆因地形之自然王
者建國或無自然之丘則于郊擇吉土以兆壇位爲壇
之制當用陽數今定爲壇三成一成用九九之數廣八
十一丈再成用六九之數廣五十四丈三成用三九之
數廣二十七丈每成高二十七尺三成總二百七十有
六乾之策也爲三壝壝三十六步亦乾之策也成與壝
俱三參天地之數也詔行之

蕙田案乾策二百一十六七爲誤字顯然每成

高二十七尺以下當有脫文蓋每成二十七尺

三成則八十一尺合九九之數其合乾策者乃

陛級之數也以是年所定方壇制度參考可見

政和三年議禮局上五禮新儀皇帝祀昊天上帝太史
設神位版昊天上帝位于壇上北方南向席以橐秸太
祖位于壇上東方南向席以蒲越天皇大帝五帝大明
夜明北極九位于第一龕北斗太一帝坐五帝內坐五
星十二辰河漢等內官神位五十有四于第二龕二十
八宿等中官神位百五十有九于第三龕外官神位一
百有六于內壝之內衆星三百有六十于內壝之外第
一龕席以橐秸餘以莞席皆內向其位版之制上帝
位版長三尺取參天之數厚九寸取乾元用九之數廣

尺二寸取天之備數書徽號以蒼色取蒼壁之義

〔文獻通考〕政和三年冬十一月癸未郊上搢大圭執元圭以道士百人執儀衛前導蔡攸爲執綏官玉輅出南熏門至玉津園上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殿重復是何處也攸即奏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上又曰見人物否攸即奏若有道流童子持幡節蓋相繼而出雲間衣服眉目歷歷可識攸請付史館宰相蔡京率百僚稱賀宋史徽宗本紀政和六年九月辛卯朔詣玉清和陽宮上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徽號寶冊丙申赦天下十一月丁酉朝獻景靈宮戊戌享太廟己亥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赦天下宣和元年十一月乙卯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赦天下

四年十一月庚午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赦天下七年十一月丙戌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赦天下

輿服志政和議禮局上大裘青衣纁裏黑羔皮爲領標襪朱裳被以袞服冬至祀昊天上帝服之立冬祀黑帝

立冬

祀亦如之

〔陸佃傳〕佃拜尚書右丞徽宗祀南郊有司欲飾大裘匣度用黃金多佃請易以銀徽宗曰匣必用飾耶對曰大裘尚質後世加飾焉非禮也徽宗曰然則罷之可乎數日來豐稷屢言之矣佃因贊曰陛下及此盛德之舉也

五禮通考卷第十四

淮陰吳玉搢校字

